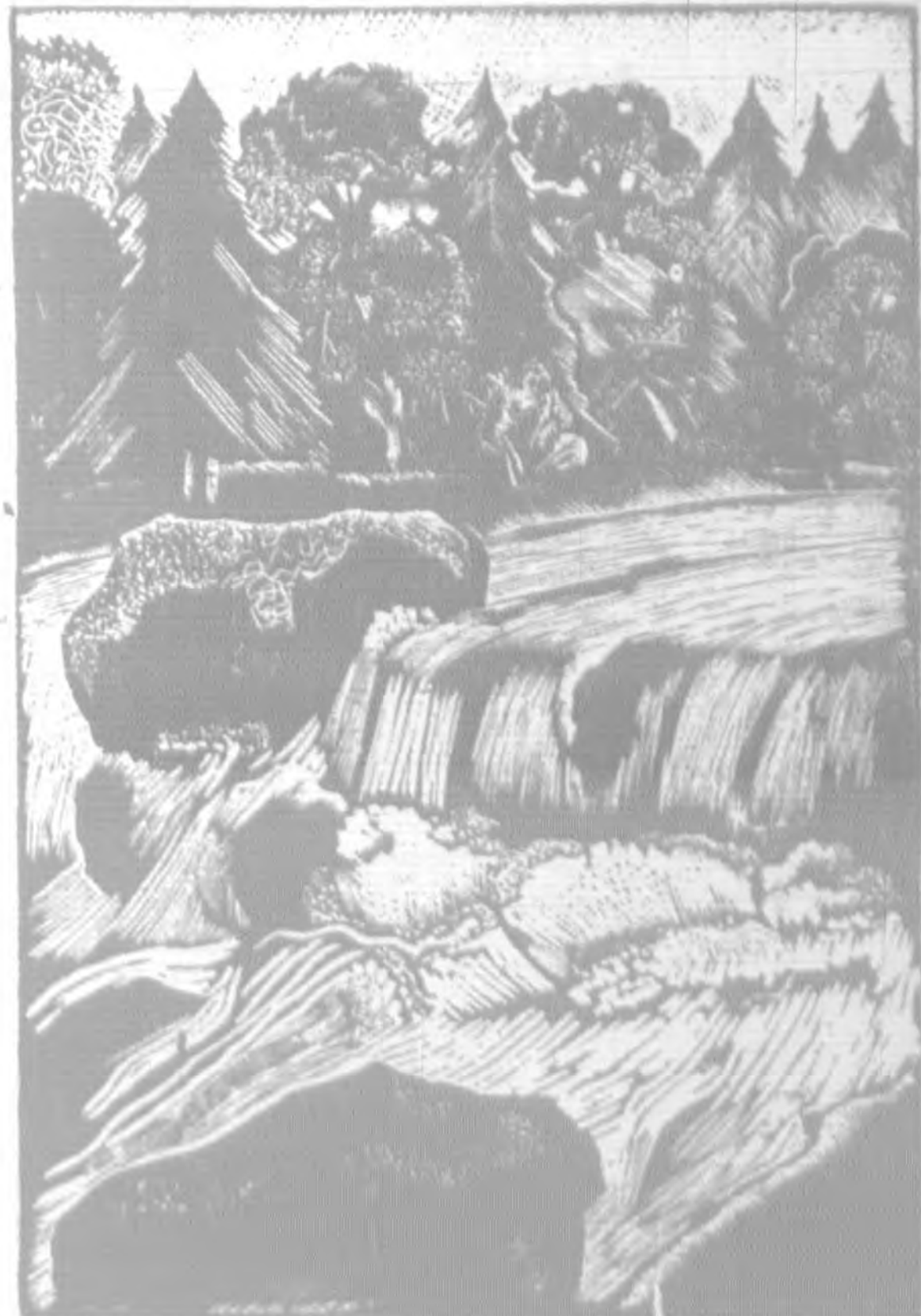


# 新語林

第 半  
四 月  
期 刊

館圖北  
藏書中



# 光華書局最新新書

## 小品文三講 (光華小文庫)

馮三昧著 實價一角五分

隨着小品文的風行，小品文作法一類書籍也大量地出現了。本書是著者前為本局新學生雜誌而作，內容精審，以少許勝人多許。研究小品文者，讀之獲益匪淺。

## 北歐神話 (光華小文庫)

汪馥泉譯 實價一角五分

神話為治文學者所必修。希臘羅馬之神話，國內知之者已衆。但北歐神話，因民族歷史不同，自成系統。本書係根據日文本譯出，故事趣味濃郁，譯筆清暢流利，曾刊載本局新學生雜誌，流傳未廣，特為重印，以饜讀者。

### 兒童讀物二種

#### 愛國劇本 愛國詩歌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本書包含劇本五

個，題材均採自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及義勇軍活動情形。注重於民族意識之喚起，愛國精神之培養。篇幅長短適宜，極合小學生表演之用。

周近新編 實價二角

以培養民族意識

為前提而選輯古今詩歌若干首，加以極詳細之註解。採作小學生之國語補助課本或課外讀物，最為適宜。即成人讀之，亦可激發愛國思想。

法西斯蒂小叢書

## 法西斯主義之檢討

夏含華著 實價一角五分

法西斯主義近頃風靡全世界，然其利弊究竟若何，一般人尙多茫然。此書以極經濟之文字加以檢討，使讀者不至作盲目之景從或反對。

# 光華書局經售外版書籍

中國文學論集	歐洲文學史綱	現代世界文學大綱	藝術社會學	詞曲史	李長吉評傳	唐代女詩人	唐人小說	小品文精選	近代散文鈔 <small>上下冊</small>	戲劇論文集	文藝批評集	近代文藝思潮	現代中國女作家論	中國新文學源流
汪馥泉譯 實價五角半	金石聲編 實價一元	張我軍譯 實價七角半	胡秋原譯 實價一元四角	王易著 實價二元	王禮錫著 實價五角	陸晶清著 實價四角半	汪辟疆編 實價一元五角	陸晶清著 實價三角半	沈啟元編 實價二元二角	藝術劇社編 實價七角	錢杏邨著 實價一元	孫席珍著 實價五角	野艸著 實價四角半	周作人講 實價五角
一個婦人的供狀	敗北	靜靜的頓河	婦心三部曲	采菲錄	市聲艸	稚瑩	寒夜集	寡婦的心	愛的巡禮	病院中	低訴	素箋	雲鷗情書集	歸雁
周樂山著 實價六角	沈端先譯 實價五角半	賀非譯 實價一元	施藝存譯 實價一元五角	靈犀編 實價一元五角	王禮錫著 實價六角	堯公著 實價一元	彭芳艸著 實價四角	劉衡靜著 實價五角	朱雲影著 實價三角半	程碧冰著 實價八角	陸品清女士著 實價三角	陸品清女士著 實價五角	盧隱女士著 實價五角	盧隱女士著 實價六角

◀ 凡向本局購者一概免收郵費 ▶

# 新語林

第四期 目錄

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廿日

## 雜感

-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儒牛 (一)
- 頭髮賬..... 楊霽雲 (二)
- 月蝕..... 芝思奇 (三)
- 守缺..... 蘆焚 (四)
- 作螞蟻觀..... 徐行譯 (五)

## 論文

-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任白戈 (六)
- 大眾語的建設之路..... 許幸之 (七)

## 代論

- 鐵樹開花..... 曹聚仁 (八)

## 小說·散記

## 隨筆

- 睡着了的海..... 惠天譯 (一六)
- 希望..... 江天蔚 (一七)
- 想到「抵抗」..... 征農 (被刪)
- 上緬甸車中..... 劉明 (一〇)

## 書籍·人物·地方

- 關於「情死」..... 曙山 (三一)

## 戲劇

- 靳以的創作..... 祝秀俠 (三一)
- 「筆端」前記..... 任白戈 (二六)
- 沒有比跳舞更偉大的藝術..... 李又燃 (二七)
- 南國撥拾..... 斐兒 (二九)
- 警報..... 春夫 (三一)
- 補白啟事四則..... (四一)

## 雜感

### 從孩子的照相說起 孺牛

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里玩，叫作『給他冷清清，冷清清得他死！』但是，現在却有了一个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彷彿也是我的敵人。

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面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于頗近于『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麼爸爸！』

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乾

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于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他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癩頭癩腦。如果真的是『什麼爸爸』，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

但那健康和活潑，有時却也使他喫虧。九一八事件後，就被同胞誤認為日本孩子，罵了好幾回，還挨過一次打——自然是並不重的。這里還要加一句說的聽的，都不十分舒服的話：近一年多以來，這樣的事情可是一次也沒有。

中國和日本的小孩子，穿的如果都是洋服，普通實在是很難分辨的。但我們這里的有些人，却有一種錯誤的速斷法：溫文爾雅，不大言笑，不大動彈的，是中國孩子；健壯活潑，不怕生人，大叫大跳的，是日本孩子。

然而奇怪，我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裏給他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

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裏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面貌很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

爲了這事，我曾經想了一想。

這不同的大原因，是在照相師的。他所指示的站或坐的姿勢，兩國的照相師先就不相同，站定之後，他就瞪了眼睛，視機攝取他以為最好的一刹那的相貌。孩子被擺在照相機的鏡頭之下，表情是總在變化的，時而活潑，時而頑皮，時而馴良，時而拘謹，時而煩厭，時而疑懼，時而無畏，時而疲勞……照住了馴良和拘謹的一刹那的，是中國孩子相；照住了活潑或頑皮的，一刹那的就好像日本孩子相。

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却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

爲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却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什麼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但中國一般的趨勢，却只在向馴良之類——『靜』的一方發展，低眉順眼，唯唯諾諾，才算一個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潑，健康，頑強，挺胸仰面……凡是屬於『動』的，那就未免有人搖頭了，甚至于稱之爲『洋氣』。又因爲多年受着侵略，就和這『洋氣』爲難，更進一步，則故意和這『洋氣』反一調：他們活動，我偏靜坐；他們講科學，我偏扶乩；他們穿短衣，我偏着長衫；他們重衛生，我偏喫蒼蠅；他們壯健，我偏生病……這才是保存中國固有文化，這才是愛國，這才不是奴隸性。

其實，由我看來，所謂『洋氣』之中，有不少是優點，也是中國人性質中所本有的，但因了歷朝的壓抑，

已經萎縮了下去，現在就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統統送給洋人了。這是必須拿牠回來——恢復過來的——自然還得加一番慎重的選擇。

即使並非中國所固有的罷，只要是優點，我們也應該學習。即使那老師是我們的仇敵罷，我們也應該向他學習。我在這裏要提出現在大家所不高興說的日本來，他的『會摹仿』，少創造，是爲中國的許多論者所鄙薄的，但是，只要看看他們的出版物和工業品，早非中國所及，就知道『會摹仿』決不是劣點，我們正應該學習這『會摹仿』的。『會摹仿』又加以有創造，不是更好麼？否則，只不過是一個『恨恨而死』而已。

我在這裏還要附加一句像是多餘的聲明：我相信自己的主張，決不是『受了帝國主義者的指使』，要誘中國人做奴才；而滿口愛國，滿身國粹，也于實際上的做奴才並無妨礙。

（八月七日。）

## 頭髮賬

楊壽雲

昨天在自由談上讀到了一篇莫朕先生的「算賬」。他說：

「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爲前代所未有的。」

……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却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這恐怕是折了本。

……大莫大於尊孔，要莫要於崇儒，所以只要尊孔而崇儒，便不妨向任何新朝俯首。對新朝的說法，就叫作『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而這中國民族的有些心，真也被征服得澈底。到現在，還有……  
……想大家來算一算向來沒

有人提起過的這一筆賬。——而且，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真的，這筆賬是必須算，現在也正是這時候了。記得這筆賬也會算過一次，是在光緒末年左右；結果是沒有算完算清楚，一到辛亥，大家忘懷了。轉瞬二十三年，又須來舊事重提。開頭第一筆，先來算算頭髮的賬吧！

頭髮本是在生物進化後剩餘的贅物，在別國從沒有聽說重視牠當作某種標準看待的。可是中國却不同了。古時稱夷狄之俗必曰「被髮文身，進於中國則髮之」；還有一種刑罰叫做「髡」，周禮就有「髡者使守積」的話，大概是剃光了頭頭去當奴隸，所以漢初尚有季子髡髮為奴的一段事蹟。不過那時頭髮似乎還沒有像後來的重視。

到了元魏拓跋氏興，史上叫他做「索頭部」，漸漸注重到頭髮了。蒙古入中國，頭髮就有三搭髮的

樣式，是環剃去頭上一鬚頭髮，留當前頭髮，剪短散垂，却析兩旁髮垂縮兩鬢懸加左右肩衣襖上；又名之叫「不狼兒」，因左右垂髮，礎于回視，不能狼顧了。還有一種是合辦為一直條，拖垂衣背。

及滿清入中國，頭髮的大禍就來了。順治元年，既定江南，即下剃髮之令：

「向來剃髮之制不急，姑聽自便者……自今布告之後，限旬日盡行剃髮。若惜髮爭辨，決不輕貸。」

這剃髮令下後，就使剃髮者負擔遊於市，執路人強剃其髮，不允即殺之。所以現在負擔遊行的剃髮匠，面盆架前端還豎有一根長桿，據說就是當時插刀之用的。我們讀到：

「明遣臣傅冠捕至江，見李成桂。成桂誘之降曰：『公大臣，若雍髮，富貴當無極。』冠曰：『自有冠裳以來，未聞有禿頭

宰相者。』成桂曰：『公髮種種，與禿何異？稍剃可乎？』冠厲聲曰：汝知千古有文文山否？我頭可斷髮不可剃也。』卒以是族。

的一段事，可見那時為髮犧牲的人民，不知當有幾多千萬。不過當時也有人貢獻「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的計劃的，洪承疇不必說了，豫王初得南都時，曾有：

「薙頭一事，本國相沿成俗。今大兵所到，薙武不薙文，薙兵不薙民。爾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薙之。前有無恥官員，先薙求見，本國已經唾罵。」

的佈告。後來不知怎樣的一來，變成「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的諭令了。以致有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實這反抗並不是為民族，是為頭髮。

又過了二百年，到了洪楊之亂，中國人又吃頭髮的苦了，全留着頭髮



的被官兵殺，還是辮子的便被長毛殺。戊戌政變後，那時惟以去辮不去辮為尊王革命兩黨的標準。

到了民國成立後，我又看見了兩次爲了頭髮受難的故事。一次是民國九年，某小姐爲剪了辮髮而受學校拒絕入學。還有一次是十四年吧，孫傳芳在杭州見了剪髮的女人就殺。不過這兩件是關於女子，而且也不能歸入滿清的眼中去了。

我每次看見報上生髮水等廣告，理髮店玻璃上電氣燙髮的大字和自己坐在轉椅上理髮的當兒，總憶起了滿清和我們的這一筆頭髮賬。我覺得滿清這筆賬是得不償失的，至少是失算的。假如當初滿清懂了一反過來征服中國民族的心——到康熙就懂了的方術，他們是決不肯幹這樣傻事，費力的事吧！

請看東北，或威或餌，順其性利用之，因其俗行其術，他們還肯如爲頭髮費這種大力嗎？

(七月二十四日。)

## 月蝕

艾思奇

聽見有人說報載今晚月蝕，才注意到天上的月亮果然比昨晚缺了許多。憑着樓窗望出去，天空裏沒有雲彩，使得那被蝕瘦了的半月分外顯眼。道路上站滿了仰望的人，敲鑼，吶喊，放爆竹，種種嘈雜的聲音亂成一片。爲着天上的月蝕，地上的多少人們都緊張而興奮了。

據說月蝕是因爲月亮遇到了天狗，被天狗咬着要吞下，於是漸漸失去了光輝。爲要嚇走天狗，從厄難中救出我們的月公，人們就敲鑼，吶喊，放爆竹。這就是今晚所看見的景象，也是一種的習俗。傳說和習俗的力量真是不小，它竟能動員起這麼廣大的人羣，使他們向着同一的目的行動。中國全國各地都看得見這次的月蝕，如果全國各地都同樣地在那兒擾攘，那麼這全部的擾攘聲可就偉大得很了。

，即使是一百隻天狗，恐怕也要被駭走罷？

民衆的合力是偉大的，萬里長城的長，金字塔的高，在完全不知道科學技術的古代社會裏竟公然能夠完成，使幾千年來的人都驚嘆咋舌，這不是奴隸民衆一滴一滴的血汗堆積成的麼？人生哲學家不惜辛勞地探求要怎樣才能使自己成爲超人；佛學家叫我們了悟從「無人無我……」以進於大慈大悲的大道理，據說這可以增加人的精神力，能我成就偉大的事業。但是，偉大的如果只是個人；那也沒有絲毫用處的，不鞭撻成千成萬的奴隸，則縱有一百個尼采在埃及也建築不起百分之一的金字塔。佛祖釋迦據說確是神通廣大，但大抵也只是傳說，決不會真有那麼一個能移山倒海的個人。個人的能力無論如何總有限得很，真正的超人，其實還是偉大的羣衆。

但民衆的偉力常常被浪費了。就



說月蝕罷，這不過是自然現象的一種，它要虧蝕是必然的，但也會自然地過去，用不着敲鑼吶喊也一樣的行。然而成千成萬的人偏偏要多事，迷信的傳說鼓動着他們的心，他們的精力都用在無益的緊張和興奮上去了，這不是太可惜嗎？又譬如說目前的旱災罷，上自天師活佛的設壇祈靈，下至鄉農的扎龍求雨，糟踏了多少的財力，完全用在空處。蘇聯能用科學的方法造成連續四十五分鐘的霖雨，所費的工力雖說不經濟，總也不會比我們白費了的財力更不經濟罷？但活佛之流還是有理由堅持他們的主張；他們會說：「誠則靈，現在不靈，只怪我們民衆不誠罷了。」然而，米穀是民衆的生死的寄託物，爲着這性命一般的米穀，民衆還有不誠心祈求的麼？人誰不高興好好地生存下去？求生的熱誠是人人都有的，既有熱誠，又爲什麼不「靈」？不靈，民衆的熱誠不是白白拋散了麼？

單只有偉大的能力也是不行的，能力要沒有浪費，才能成全其偉大。無緣無故地把腦袋拿到石頭上去硬碰，這雖也許可以算得有勇氣，然這種勇氣也就未免可憐了。設壇求雨的大師們雖然似乎了不得的賢明，但那所做所爲的結果却與碰石頭一般無二。人類之有智慧，貴乎能看清楚事物的必然法則，在用不着使氣力的地方就把氣力節省下來，這並不是怯懦，更不是不「誠」，「誠」是必要的，但「誠」而至於盲目，就沒有用處了。「無人無我……」的「猛」勇精神不是萬應藥，真正最緊要的還是科學的認識。這就是說，對於事物，要先了解它的現實的物質的基礎。打破了一切神權，迷信，宿命等非科學的觀念之後，民衆才能夠剛健地站立起來，去自動地建築比金字塔更高千萬倍自己的紀念塔。

七月二十六日月蝕之夜

## 守缺

蘆焚

還是孩子的時候，就聽慣了「中國居天下之中，萬國來朝。」話雖然令人鼻酸，那副得意的樣子，怎還忍心告訴他世界有整整五大洲呢！中國的「天下」永遠「無邊無沿」，用人力，財力，用生命四處摸碰。秦朝的武功極盛，將內部打掃一番，於是向外發展了，然而往南摸着交趾，往北却碰上匈奴的箭簇，四面圍着海，海外面還是海，這就是中國人心目中的天下。知識，雖屬簡陋，然而這在古代人並非可恥的瘡疤。還有一點抑今崇古者應該知道的，古時的人並不比現代人聰明，他們也同樣將許多地帶視爲神祕不可侵凌，崑崙和扶桑不止擠滿了神仙，而且是太陽爺爺的老家。但是後來終於進化了，爲什麼呢？他們的祖先不如他們自己給兒孫們留下了不堪核計的遺產。

中國人和外國人並不兩樣，跟着

生活的發展，天下的「地盤」也隨之擴張，海像凭空後退幾步，土地就伸一個懶腰大起來，於是蠻夷，戎狄之外，天下還有身毒波斯。這過程中捐捨過不少生命，是可想見的。在沒有飛機火車的時代，竟有人能跋涉數萬里外，不也很值得欽仰嗎？

話再說回來，古人大抵愚蠢的，所以能歷千辛萬苦，遠適夷地，取一點自己所無的東西回來，佛經即是一例，那是需要翻譯，謄抄，多麻煩！而且那時的取經者亦未必都進過咖啡館舞場。現在的紳士（實在是將軍）雖然連聲讚揚大炮厲害，大菜精美，看見外國筆却會落魄的，因為祖宗給留下了不少遺產，至今還可以唱唱精神文明的爛調：「以德服人者，則誠服之。」雖然我們的遺產滿含毒漿。自然，廢銅爛鐵仍可以化為有用，只看能否提煉而定，遺產既非糟不可言，自有可供利用者，淘去毒素，存其菁華，猶之割去大瘡的潰肉，算

不得如何吃虧。無如這二十世紀的漢胄，忠順異常，奴性到家，只死抱臭了的死老鼠不放。譬如守財奴，雖然祖蔭深厚，遺產萬貫，對他卻毫無用處，他只一個勁的死守，聽其生鏽，剝蝕，好處也只賸可以誇耀有若干萬萬之富。精神文明恰似那筆孽錢。

人類是進化着。雖然我們也進化着，可惜遺產太多了，多得把我們連頭帶腦埋起來，雖然在罅洞裏尚倖倖可以聽到一二，然而絕不可見。加以這太肖了的子孫，向有一個脾氣，凡是自己看不見的，皆列入不之信之林，倘說地球是圓的，雖然平常到西洋的牛都會相信，但中國人竟會搖頭：不信！看，聖人不是明明說「天圓地方」嗎！

有一次我對一位斯文先生說，世界有五大洲，那位先生本正高興非凡，猝然白起眼來——

「哼，全是謊！聖人……」  
他搖了搖頭，彷彿不屑和我也談

聖人，確實還啐了口吐沫。難保他回家去打妻罵子，說今天碰見烏鴉。又有一次我碰見一位中學教員，他是教史地的，我告訴他：

「太陽系有九大行星。」

「九大行星？」他怔了一下；皺起眉，他在想了；他想起來了，所以冷笑道：「那裏，造謠。書本上只說有八個呀！」

他一定以為我弄錯了，馬上搬出地圖指給我看，他忽然大笑着：

「自古就是八個呀。只怕是因為你眼近視，看錯了。老兄！」

我解釋給他，縱令眼不近視，也不會看見星如何走的，更慢說八個九個。我是一個也沒有看見過，但是

「九個。不錯的，最近天文學上的發見。」

他用兩手剝着臉，又想了。拳頭一下打在桌上叫道：

「怎麼？太陽還是氣體嗎！」

啊呀！我真想告訴他，「太陽在你腦子裏，牠已變成石頭了！」

這種人眼中的聖人是只有一個的，後出者只好向隅，或稱賢。不的，聖人還哪兒可貴？嗚呼，夷狄之有聖人，不如諸夏之亡也！

我們鄉裏有個聰明的諸話，說「蠻子」不敢吃西瓜，因為西瓜秧細如繩，而實却長得蠻大若斗，毒氣一定不小，怕吃了會毒煞。後來這故事跟着「天下」擴大，又連及外國，洋鬼子不敢吃西瓜。敢吃西瓜的當然自認聰明過人，得獨爲人中之靈長，所以很看火車不起。這說法是又一個樣兒的，用欲抑先揚的秘訣，先稱讚道：火車自然很好，快而且不怕牛患熱症；再一轉則單刀直入，言歸正傳，火車在中國是古已有之，三國時候諸葛武侯就造了木牛流馬，可惜後來被洋鬼學了去，改作火車。

洋鬼子笨得西瓜都不敢吃，怎麼一下就學去了木牛流馬呢？倘肯胃大

不隴，敢這樣問，定遭白眼。根據上說，中國被洋鬼子盜去的把戲一定尚多，再冒一次大不隴，人家既然能學去，咱自然也可以奪回來。物歸本主，似乎不算怎樣丟臉。可惜咱們同胞太聰明，方格式的科學是不屑學的，寧願攝「鬼影」扶，「科學靈乩」。因爲很合乎中國的鬼情調。

大凡破落的家族，總多見神見鬼，不是土堆壓倒了「風水」，就是「泰山石敢當」拔去了，設下許多禁例，家中整年驅邪逐祟，一如只消神歸正位，天下還是太平的；不知這邪恰就住在他腦子裏，如何太平得了！國家正亦復相同。因爲正是要倒了，才想起過去的盛世；盛世正如地下的好祖宗，那里會回來？於是死抱住遺下的滓渣，以爲只消有這殘餘即可錘攝一時，實則台該倒儘死抱住台柱子也要倒下來的。

不管你將鋼筆也列入禁例！

(完)

## 作螃蟹觀

蘇聯·格利哥列夫著  
徐行 譯

有個這樣小小的故事。從前有一隻螃蟹。這螃蟹下了決心要洗澡，走到井邊去取水。這個手續就整整地進行了四十年。結果，一切障礙都克服了，螃蟹把水取了來。可是，剛走到一個暗處，碰上缺陷就跌一交，把水也倒掉了。

螃蟹責備自己的速率太快，說：「趕急趕忙的時候，總有這樣的事的。」

有些人也是帶有螃蟹這樣的急性……名字以後說，我們現在從事實開始。

莫斯科出版有二十五種農業雜誌。農業出版局的期刊部正在努力工作。然而這只是工作的表面。只是幻覺與冥想而已。

因爲除掉農業出版局，世上還有一個印書托辣司和它的領導人葉陀菲夫。而且除了葉陀菲夫，也還有一個

履行第十八印刷所經理職責的司托哥夫健存着。葉陀菲夫也好，司托哥夫也好，分開來和湊攏來都用螃蟹的眼光來看世界。無論怎樣不忙。無論怎樣不趕時間。

逍遙的所在，有的是春耕運動，刈草，養蜂，牧牛。有的地方，集產農場裏，耕種站上，耕作隊中，人們急著在等待農事教本。葉陀菲夫抓住司托哥夫，司托哥夫拉住葉陀菲夫，說：鎮靜呵，不要忙呵！

就以「菓蔬業」雜誌為例吧。文章是「好好地進行春耕並準備除去惡草和害虫」，「春耕運動中菓品集產農場的勞動組織」，「春季菓園中除害虫的工作」。並且還有許多春天的東西在這一期刊裏面。然而這一切是爲着什麼呢？這期刊雜誌就印了四十四天。它在五月下半月出版了，而六月間正發往內地。

最近一期「社會主義農業之機械化」雜誌，在第十八印刷所過了五十

八天，它在三月底已經付印了，而于五月底出了世。全期都是關於春耕運動的。

第五期的「蘇聯的獸醫」雜誌，付印五十六天，而至今也無影無跡。第二期「農業電氣化」雜誌，有寶貴的春耕材料，三月二十七日已經付印，簡直就是付之流水了。

他們這樣忙……他們這樣忙着在出雜誌，常常有幾期缺少整整一大張

：匆匆忘記了貼上。

農業出版局請求過國家出版局的指導人注意這些糊亂。自然，那邊發了氣並採取了火速的辦法。這些辦法之一會流露在嚴峻的決議案上：「這就是「質量」的標本……這事以後不會寬容。」

決議案四月初寫的。現在已經是六月。而一切還是仍舊。大概是「寬容。」

## 現代世界文學小史

成瀨清著 胡雪譯

當今的世界是在極度的動亂中，隨之世界文壇也是不時地在變化著，一個文學青年非特要明瞭國內的文壇情形，並且要知道現今世界文壇是怎樣的了。本書作者是一個專事科學整理的文史家。他把近代的世界文壇變詳闡無遺。非特綱領簡，而且文字生動有味，爲現代青年唯一之好書。

實價 六角

## 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任白戈

### 一

決定一件作品底最高的評價的，往往並不在乎它底形式底優美與完整，而主要的到是在乎它底內容底充實與正確，這大約是現今一般賢明的人們所能承認的吧。一件作品，作為整個藝術看，本來是不應將它底內容與形式分開的，但在決定它底評價而需要加以分析的時候，却就不能不這樣了。直切點說，當我們評價一件作品的時候，在決定的意味上，我們是不能不首先剖明它中間所表現着的社會底意識的。這，不但批評家有這樣的要求，就是一般的讀者亦有這樣的要求。而且，在一個社會分化得愈是尖銳顯明的時候，這樣的便愈是強烈廣汎起來。因為這時候，在各種領域上都有意識底分野起着戰鬥的作用，而本身就處在一個分化社會中的批評家和一般的讀者實不能不要尋求着這種起着戰鬥作用的意識。所以，不管有些作家怎樣相信自己底創作是非常的成功，怎樣相信自己底作品是非常的偉大，但一般的讀者和批評家總是在不斷地說：某一件作品底內容怎樣不好，某一個作家底意識怎樣成問題等等。於是，有一些作家也就將筆擱在手中發出幾個急待解決的疑問：怎樣才能使自己底意識不成問題呢？怎樣才能

使自己底作品有好的內容呢？要創作出有好的內容的作品一定先要自己底意識不成問題才行嗎？只要自己底意識不成問題就可以創作出有好的內容的作品嗎？不待說，這便成爲了一個所謂作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問題。

### 二

所謂作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問題，確這點說，就是所謂一個藝術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底交互關係的問題。一個藝術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底交互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呢？是同一的嗎？而一個藝術家底世界觀所給與創作方法的影響又是怎樣的呢？是決定的嗎？如果這些問題不得解決，那不但是有些將筆擱在手中的作家無從創作，而且連許多作家底創作我們也無從評價。

有些人是根本就否定世界觀與創作方法底交互關係的。他們認爲一個藝術家底創作方法完全與世界觀沒有關係。所以，不管別人說他們底作品底內容是怎樣不好，說他們底意識是怎樣成問題，而他們始終總是相信自己底創作是非常的成功，自己底作品是非常的偉大。這樣一來，自然對於他們，所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問題也就原來不會成爲問題了。然而，問題却正是因爲成爲了問題才被提出來解決的，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那首先就得肯定這兩者底交互關係。

在肯定這兩者底交互關係的見地中，有一種非常普遍的見地就是所謂這兩者是同一的。這一種見地，在過去的蘇俄有些作家曾經高唱過。他們說：『方法實際就是世界觀』。換句話說，就是世界觀等於方法。自然，在這兩者之間就任何的差別也沒有，而這兩者是完全相同的。從這個見地出發問題到很容易解決。譬如說，既然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是同一的，那末必然的結論就是：作家要創作出一件好的作品必須首先獲得一個正確的世界觀，沒有一個正確的世界觀便不能創作出一件好的作品，所以一個作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這個問題底解決就是叫一個作家先改變了他底世界觀然後再去創作，而且只要世界觀一正確了便可以創作出一件好的作品，主要的就是叫作家學得一個正確的世界觀。這不是很容易地就把問題解決了嗎？然而，可惜的是，這樣的解決並不一定就是真的解決了問題。因為我們知道，雖然所謂『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是同一的』這個見地是從所謂『方法亦不外是世界觀或關於世界的各種見解底體系』這個正確的命題出發的，但所達到的這種結論却是一個抹殺兩者底一切差別的結論，實際上取消了這個問題底提出底意義。簡直地說，這種見地底不正確，只要檢舉一兩件歷史的事實就可以證明：黑格爾底世界觀與方法，我們能夠說是同一的嗎？巴爾扎克底世界觀與方法，我們能夠說是同一的嗎？在他們底世界觀與方法之間，我

們能夠說是沒有矛盾嗎？

### 三

那末，我們到底應該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這，首先我們就了解藝術創作底本質。如果根本對於藝術創作底本質沒有一個正確的了解，那無論如何是不能正確解決這個問題的。譬如說，許多人之所以持世界觀與創作方法是同一的這個見地而不能正確解決這個問題，主要的就是不了解藝術創作是一個藝術家與現實性底交互關係底實踐的過程，而只把它當作一個起於意識底範圍內的思辨的過程了解，所以結果他們忽視了客觀的現實性對於一個藝術家底創作的的作用和影響以及一個藝術家對於現實性的實踐的關係而只是概念地來解決這個問題。為了問題底正確解決，我們必須對於藝術創作底本質有一個正確的了解。

藝術家是不能與現實脫離的。他時時都得觀察現實，企圖在他底作品中描寫或反映出現實性底各方面。自然在這個觀察和描寫的過程中，他必須通過意識，起着意識的作用，而意識底本身也就與現實統一。因此，一個藝術家底意識，正與其他一切的人們底意識一樣，決不是什麼抽象的意識自身，而是客觀的現實性底反映形式。世界本來就是一個有一定的法則整體，即是說現實的合法則性的世

界只有一個，如果我們不贊成那種將世界分裂成物質世界和精神世界兩個的觀念論見解，那我們是應當承認存在底法則與思惟底法則底統一的。所以，就是世界觀自身，我們亦認為是現實性底一定的反映和說明，決不是什麼社會底抽象的思辨的圖式。那末一個藝術家底意識或世界觀，決不是可以學究地改變的，要獲得新的意識或世界觀，只有從實踐中去把握客觀的現實性。而所記藝術創作就是將所把握着的客觀的現實性用形象表現出來的實踐的過程。

不過，在這個創作過程中，因為藝術家與現實底關係不同和受固有的世界觀底限制，他們往往所把握着的現實性是與客觀的現實性完全兩樣的。從這里，便發生藝術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底矛盾的問題。而這個矛盾的問題底解決，也就是作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問題得着了一個正確解決。

#### 四

這個問題，決不是叫作家研究幾年世界觀所能解決的。自然，有一些作家，他們可以由於一個正確的世界觀底指示，而通過客觀的世界底實踐的觀察，說出現實性底本質的方面，或者甚至反乎他們原有的意識和世界觀上底確信而映出這個本質的方面，但要將這定為一個法則使一切作家都由這條道路走去却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明白有

許多偉大的作家都在創作中超過了他們自己底世界觀上的偏見而創作出許多深刻地描出現實性的優秀的作品，換句話說，就是許多偉大的作家都是從創作這個實踐底道路超過自己底世界觀上的偏見而達到客觀的世界底現實性的。巴爾扎克便是一個顯明的例證。所以，我們認為一個作家要解決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這個矛盾，却相反地只有努力充實自己對於生活底知識和經驗，綿密地研究客觀的現實性而獲得寫實的手腕。或現實的方法才行，因為這個方法便是超過作家底偏見而達到正確的現實的描寫底唯一的道路。

也許有人要非難我們將世界觀與創作方法分離了吧，但我們正是因此將這兩者統一起來，所謂世界觀，不外是客觀的世界法則底反映，而我們底作家所用現實的方法去描寫和表現的現實性也就正是這個客觀的世界法則。客觀的世界法則本來並沒有兩樣，科學家和哲學家用概念將它組織成爲理論，藝術家用形象將它表現成爲藝術，然而對象和目的都是一樣的，只不過所採的手段兩樣罷了。那末，爲什麼我們不直接表現這種現實性而要從理論中去將那種概念的世界法則翻譯出來間接表現呢？這不是剛剛與所謂在感性的形式中以形象來表現的藝術創作底原則相反嗎？

實際上，一個作家，他愈是能夠說出或描出現實性他



便愈是接近正確的世界觀，創作方法底正確是可以改變不正確的世界觀的。所以，我們以為作家要使自己底意識不成問題而創作出好的內容的作品，主要的却在獲得一個能夠正確描出現實性的創作方法，即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這種方法底完成，便是作家底世界觀與創作方法這個問題底解決。

## 大眾語文學的建設之路

許幸之

「不走正路的安得倫」所給與我們的啓示

大眾語討論到現在，我們似乎不能再停留在原則上的論爭，進一步的，應當向實踐的建設路上去探討了。這裏，不能不感激曹靖華先生所譯的翁維洛夫的傑作，「不走正路的安得倫」給與我們若干的啓示：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不但如高爾基所謂「誠實的文學者的任務，要從這種混沌之中選擇甄別最精確的最容量的，音響好的言語，而不應該把無味的語言底混沌使之擴大」的見解，並且天才的翁維洛夫更創造許多活躍的大眾語彙，和精確的大眾語文的表現方法。爲了建立大眾語文學的基礎，我們不妨把牠節錄下來以作進路的指針。

(一) 貓兒在窗台上洗著臉，馬老婆子向牠威嚇：

「你招呼誰呢？醜東西，滾開！」

x x x x

「一招可招來了，真鬼氣！」

那可怕的人把帽子卸了，有一點像她的兒子。

「你好吧？媽媽？」

x x x x x

「你這是什麼東西在亂響呢？帶回來的玩藝嗎？」

「這是馬刺，媽媽！」

(二) 普家的常兵的女人睡不着覺，心裏很難受。

……可是想什麼呢，不能說。

隔牆小鈴在響着。越近越響。越響越近。——安得倫

在她面前微笑起來了。只說了三個字：

「嚇着了？」

三個字，——三根釘。一根釘着心，一根釘着頭，一

根釘着腳與手。

「安得倫，可愛的，走吧！」

「安娜，可愛的，我沒想再躺一會。」

「人家看見了——不大好。」

「我不怕人。」

「小安得倫，可愛的，睡到午飯時！」

「小安娜，可愛的，來很很的親兩下！」

(三) 一天過去了，一禮拜過去了——安得倫總不敬

神。——老婆子對他說：

「敬一下神吧？安得倫。」

「別作這些事情吧，媽媽。人是由猴子生的。」

米哈爾（他的父親）的心火燒得沸起來。

「那個書上這樣說的？」

「你，爸爸，是沒有學問的人。」

（四）王甲回來正是一肚子氣沒處發——他的女人陸克麗不在家。他到院裏看——沒有。到街上——沒有。叫狗吃了嗎？他氣的混身都在發抖。坐在牀上——被子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伏到枕頭上——枕頭發着女人的氣味。可是沒有女人。

王甲從牀上跳下來走到門口——碰着陸克麗

通！一拳打在脅上。——可是陸克麗就像貓一般地抵抗道：

「你，王甲，最好你別打我吧！」

x x x x x

「你上那去了？」

「找情人去了！」

「要是爲着這事把你的頭拔了呢？」

「拔，你拔吧。」

王甲決定來拔她的頭，陸克麗跳下牀來。

「你要打架——我就離開你走。」

「你到那裏去？」

「去同我媽媽住。」

好，出了嫁的女人去同母親住。

我學得像這樣活生生的人物的描寫，決不是文縷縷地文言文或白話文所能辦到的，所以，在白話文沒有受澈底的「奧然赫變」以前，牠是足以阻礙大衆文學的表現及其發展的。在「不走正路的安得倫」裏面，不但選擇最精確的最容量的，最響亮的好的言語，而且在那簡明的能說，能寫，能聽的語文中，表現着動的姿態。畢竟，大衆語文學，是在要求着文言文，白話文所不能表現或描寫底「力學的」發展

## 戰後

雷馬克著  
王海波譯

實價 二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要爆發的了。每一個人惴惴地恐怖著大戰的慘狀，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和『戰後』是描寫第一次大戰，最深刻的作品，使每一個讀者，都欽佩他的天才。

其間尤以『戰後』最爲動人，發表在全世界十家大新聞紙上，轟動了不知幾萬萬的讀者。本局的『戰後』依據德、英、日三種文字中，詳細譯出，譯筆流利暢通，實爲難得佳作。

# 鐵樹開花

曹聚仁

——答吳稚暉先生

稚暉先生，

近日編理文白論戰史話，把民國十三四年間的覺悟，學燈，語絲，國語，現代評論重新看過一遍，不覺苦笑；老狗教不會新把戲，真如劉半農先生所說的「唯有中國人纔會這麼沒有出息，永遠在不成問題的問題上無謂的打圈子。」汪懋祖先生，在新青年和陳獨秀，胡適糾纏不清；在後甲寅上像煞有介事地和章士釗唱雙簧，此番又復興呀復興呀這麼大起勁。相傳觀音大士將無義龍鎖在井裏，牠問觀音大士甚麼時候放牠回家，觀音大士在井旁立了一枝鐵樹，向龍說：「鐵樹開花，放你回家。」有一天，官府到寺裏行香，衙役將紅帽子掛在鐵樹枝上，地便起了震動；因為無義龍怕是鐵樹開了花，準備要回家了。汪懋祖先生把衙役的紅帽子當作鐵樹開的花，其事雖愚，其心當然可哀：

說來說去，天下本無事，只是一些寫標語坯子的人千方百計，要想作孽。（蔣夢麟先生說文人只是替別人寫標語貼標語的坯子。）先生先前推詳章士釗的心理；說他那種烏柳文，要給執政看得起，叫官僚驚嘆；那種「陳成之子教子以詔」之執政考等，無非美侖美奐文人的結果；其妻子若不羞而相泣於中庭，吾不信人間真有其事也。所以先生歸納成一個結論：「……便是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司馬遷，專上宰相書的韓愈，他除了給人「俳優蓄之」之外，傳記上寫得什麼事業與品格。至於那善挑琴心的司馬相如，工做劇奏美的楊雄，歷數至於鈴山堂集的嚴嵩，有正學集錢謙益，最近而至天橋獵艷，周媽侍寢之老同鄉，皆「能文章」，抱「鐵飯碗」之結果而已。文人也者，即與嫖賭吃着金丹老土同其興衰。文人如溫熱污水，一時暴盛，即蚊蟲臭風充塞牆屋。」（友喪）先生這一回於汪柳兩先生，獨多怨詞，謂其「救人之意七分，衛道之意亦有三分。又謂：「汪柳諸先生是胸無成見，是殉人的，並非護己的。」私意有點不敢苟同。汪先生的文言復興論在時代公論發表以後，接着就有「文言復興之自然性與必然性」的應聲，甲寅雜誌那一套世道人心的老符咒都唸起來了，大公報的南京通訊，就說文言復興是怎樣變成新的潮流。周曙山先生在南京大華晚報寫了批評的文章，就有人警告章編者，不要再發表這一類反對文言復興的文字。這種種蛛絲馬跡，告訴我們：汪先生的主張文言復興，和章士釗的執政考同其用意；小世兄之出路猶在其次，趁天下荒荒之世，抓個題目過過寫標語貼標語的癮，不待弗

羅工德來分析，也能如見其肺肝然的。一成為文人，利慾薰心，護己念重，妻子相泣於中庭，本來管不得那麼多的。我聽得這一回文言復興的氣分，和民國十四年的「老虎」氣分太相像了，我們不能加以原諒！

大衆語問題，應該「卑之無甚高論」，由大衆自己來動手，原是「天經地義」，不容懷疑的。目前的事，却是要我們先來說服所有筆桿子的朋友，放鬆一點文字權使大衆有手可動。胡適之先生在美國時候，他要說服梅光迪，任鴻雋，……那些朋友，使他們相信活文學要用白話來做，費了很大的勁。有一時，梅光迪也曾說過「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爭不可。」的話，後來回國，又在學衡替文言做保鏢了。筆桿子朋友，無論如何總覺得文字是可寶貴的，要獨占牠，不肯公之大衆。明知道注音字母，羅馬字母，簡筆字，都是有利於大衆的工具，偏偏攔在一邊，既不肯學，又不肯教；我去年說了一句「寫別字也不要緊」，還挨了許多臭罵呢！我們至少要有傳教牧師的精神，一而再，再而三，不怕麻煩地幹下去。我想：國語研究會舊同人決不能放鬆這個責任，「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我這回發下痴願，寫了許多信，請在北平的胡適，周作人，錢玄同，黎錦熙，傅斯年，唐鉞……諸先生和在上海的魯迅，茅盾，孫伏圓，陸衣言諸先生大家表示一點意見。譬如寫金剛經，能不能成佛，且由他去，寫總得一張一張地寫下去的。先生之於國語運動，開國元老，「功垂宇宙」，還有許多實際的事，請先生再發表一些意見。

曹聚仁敬復，

## 睡着了的上海

Lili Korber 作  
惠天 譯

威利底架空花園是在五層樓，等到炎熱的長日，一結束，在那兒的花壇和滿佈花卉的叢林間，來回地走走，是一件樂事。一股涼爽的空气，由下面有中國苦力在舢板上睡覺的運河中吹來，右面是公共租界底紅燈廣告。半裸的黃包車夫拉着他們底乘客，過弧形的拱橋時，用穿在身上不會扣好的短褂擦汗，在上橋的時候，把脚步放慢，而在下橋的時候，則竭力抵住車杠，使車身不致直衝而下，把他們撞倒。當這時候威利，這位和气而時常表示愉快的胖子，對我說着每一歐洲人和美國人差不多都要說的話：中國人的生活是很好的，他們既沒有需要，也沒有憂慮，他們很夠吃飽，並且時常很高興。是的，這些搥樓的人們，在他看來，起初也是覺得很可厭的，後來彼此習慣了，倒不覺得怎樣了。『如果你在這兒住久的話，你也得對他們習慣下去。』他微笑着，在全副籐椅後面，在美麗的扇形的叢樹上，摘下兩朵很香的花來。

我不知道什麼原故，這兩朵花忽然使我想起法國布爾朋王朝底百合花來。是的，在凡爾賽花園，也有過年青而動人的爵士們，當他們一談到農民的時候，也是儼乎其然地說，農民的生活是很好的，他們沒有需要，他們引為快事的是，本國底鹽能夠給瑪利·安多涅特女王作建築冰山

之用。今天，當我們坐黃包車經過南京路的時候，有一片番薯皮飛到我的車上，在我的衣服上留了一點污跡。威利並沒有看見，因為他的車是跑在前面。假使不的話，他是可以跳下車來，抓住一兩個中國人打，或者是讓裹着頭布的，高大的印度巡捕把他們抓住的。我偶而讓了一批過路的中國青年的路，威利就帶着責備的語氣說，讓路的應該是中國人，不應該是我。我很生氣，我回答他說，無論甚麼人，中國人也好，美國人也好，在我都是一樣。他認為這是惡意的話，但他却反而安慰她，因為他要保持着十分的紳士氣，不肯同女人爭辨，要保持着寬懷大量，不肯埋怨女人。此外，他而且知道，橫豎過些時候，我也會得與其他白種人取一樣的態度的，這裏正如有一種不成文的禮法在。電車二等車底板機上是貧苦的中國人坐的。現在，自從他們屢次以生疏的眼光，看着我，和又看看軟墊車中穿着白蘇紗西裝和花花綠綠的時裝的男女西人，不時以輕視的眼光投向我之後，我也就留意，不想再誤入二等車了。如果我於匆忙之間跳錯了車的話，賣票便得開開到頭等車去的門，讓我過去。乞丐我是不再給錢了，因為你如果給一個人的錢，便馬上有許人來包圍你，使你不能前進，他們貪婪地伸着鐵鏟般的污穢的手，伸長着害癩痢病的頭，帶着可怕的苦笑，用着不懂的想是恭維的話，向你喋喋不休。當黃包車夫拉到目的地而時常要求在議定的車

價上添幾個銅板的時候，我總是生氣地搖着頭。黃包車價錢——中國人一段路是兩毛錢，——西人乘客比中國人要格外貴些。是的，我現在是變成一個純粹的歐洲貴婦人了。只是因了羊怕狼，人們也就非得跟着狼一起狂叫不可。

白花香得使人麻醉。下面，在船頭朝着街的污穢的紅板上，睡着苦力和他們的家庭。他們一醒，便可一眼看到我們的架空花園，巨大紙燈籠的不甚清楚的燈光下面的架空花園。對面，租界上的燈光，演着各種各樣的色彩，紅的，玫瑰的，淡紫的，藍的，淡黃的，深黃的。當前世紀中華上海小村莊底這一部分割給喜歡做生產的西人的時候，這兒還只是一些泥灘。但是西人有很好的工程師和建築師：在揚子江底泥灘上，在六十英尺深的支柱和生鐵塊上，建築起極美麗的碼頭和極莊嚴的大廈來，建築起很多有銀行，有洋行，有旅行社，有美麗住宅，有架空花園，有教堂和酒排間的熱鬧馬路來。人們拿柏油路和公園來排除穢物，公園徵收兩毛錢的入門券，以防中國苦力們滲入——兩毛錢正等於黃包車夫拉了十分至十五分鐘所得外國人的車錢。中國巡捕在公園門口看守着，不使中國苦力們違犯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界公部局底章程。

運河中污穢的水，在寫字間底燈光之下，發出古銅色的光。威利說，如果中國人有干淨水可以洗澡的話，中國人決不致弄到如此模樣，但他們一定是很喜歡現在的這個

模樣的。你喜歡喝點啤酒麼？威士忌好不好？好，一杯威士忌。拿點檸檬汁來吧！好，弄點檸檬汁。

接着，我們又談到中國人的睡眠之安靜，譬如下面的苦力，和絲廠中六七歲的兒童。這些童工們每天在開水中用木片攪絲繭，抽取細絲，一共要做十一個半鐘頭。但願保護租界的英雄，送給一切這些人們以安靜的熱睡，不使他們發生噩夢。夜安！

此文特為本刊而作。女士過滬時所作文字，除此文及本刊第三期所載贈詩外，尚有為文學社而作的德國文壇的現狀。

編者記

## 希望

江天蔚

雪花漫天的下着，地上已經平鋪了一層銀白的褥子一樣，掩蓋了一切污穢。在門外，時時聽得幾株禿了葉的柏子樹的柯枝，被雪壓斷了的聲響，鳥兒也像全都躲藏起來了。雪天是灰白顏色。

時候是夜深了。

我的父親和母親還坐在那沒有生火的客堂上，兩個人輕輕地計算着一個十分困難的問題。我睡在隔壁的房裏，凡是他們說的話，我是點滴地聽得的。是母親先開口說：

『這個年關怎麼過呢？今天已經是廿六了，還有三天便過年了，一切東西都沒有，討債的人已經穿梭似的來

了，他們怎肯放鬆呢？」

停了一會，父親悲感地說：「那有什麼辦法呢？他們過年，我們不過年呀！」

「欠人家的賬呢？」

「賬！」父親說到賬字，像碰見了很大的難關，他遲疑了，似乎隔了很久一樣，他才說：「賬只好不還，沒有錢呵！這有什麼法子？」

「他們不會干休的！」

「不干休又怎樣呢？」父親絕望地說：

「你沒聽說過麼？他們什麼都要。」

「那就給他們罷！橫產我們這一生是沒有翻身出頭的日子了。」

母親聽父親這麼說，便沉默了，同樣，父親也一聲都不響。我在隔壁房裏伏在枕頭上竊聽了這些話，心裏一陣陣難過。覺得父母是過分的苦了，他們那樣拼命勞力，一年到尾爲了幾個養命的錢，忙得團團轉，還負了一身債，我從來沒有看見他們吃過一次好吃的。尤其是他們倒爲我的進學堂，花去了每年三元的學費，這無論如何是一注很大的損失呵！因此，我那幼稚的心中覺得有些痛，眼淚便靜靜地流出來了。我會天真地想過：在將來總有那麼一天，自己很有錢很有錢，讓父母不再在年關裏受討債人的惡氣。

正在我流淚遐想的時候，客堂上又在說話了，這次是父親先開口說：

「明天我設法買一塊洋錢的糕餅給圭，賞他過年，想來還是我避去的好，你就照我的話去對付他們。」

「他們假使真的要拿東西呢？」

「說說情看，也許……」父親說這話時，語氣顯得很頹喪。

「不成功呢？」

「……」父親究竟用什麼話答覆母親，我沒有聽清楚。

「我怕圭要怕呢？」母親突然提到我。

「也許不會！他十二歲了，給他見見世面也好！」

我聽到這裏，覺得自己在父母的眼裏看來，是一個懦怯的孩子。我想對於一切世間的危難都不要怕，不該怕的，我怕，父母是如何的擔憂呢。在赴湯蹈火時，都應該坦然的，要做一個勇敢的人！於是，我故意的咳嗽了。

當真，他們像怕我聽到似的，又是一番沉默。

我正在朦朧的睡意中，又聽到母親說：

「我真替這孩子担心，讀書做官是沒有福氣的，還是送他做裁縫吧！」

「做裁縫，對他不相宜，我也看不慣！」

「藥舖也好的！」



「那是希望人家生病的職業，我討厭！」

「布店呢？」

「那不過是學些規矩罷了！」

「這樣說，還讓他讀書，只要你有能力負擔得起！」

「可惜不十分聰明！」

「……」母親沒有再說什麼了。

自然，我被父親斷定了不聰明，讀書成功的希望怕是很小的了。在我的童心裏，滿想讀書可以做大事，做了大事可以賺錢，有了錢豈不是可以使父母快活麼？然而，我不聰明，我不會讀書成功，我的一切希望，便逐漸地在心頭裏幻滅了，這使我難過得哭起來。

等到母親拿着一盞洋油燈走進房裏的時候，我突然從床裏跳出來，心裏那激動的感情使我發抖了。

「媽媽！」我顫聲叫着：

「哇！你發瘋麼？冷呵！」

「媽！我用功讀書，我……」

「用功讀書，那就好了，冷呵！哇！怎麼到這時候還沒睡呢？好好！你翻下去罷！」

母親抱着我，十分柔情地安慰我，她說了許多話獎勵我，我便在母親的希望中，逐漸地閉下了朦朧的睡眠。

門外還在落雪，霏霏地。夜靜得什麼響聲都沒有了，只有雪花着地的聲音，是沙沙地。

我在夢中，還聽得父親和母親的悲涼的嘆息。

## 想到「抵抗」

征農

## 上緬甸車中

劉明

涼秋九月，天野裏，大約正是籬着已割或未割的金色稻田吧。但在緬甸却並不然了，只要將你的視線，從車窗外斜斜地射了出去，鋪着青嫩秧苗的田野，便在鐵道的兩旁，一幅一幅地展露出來。倘若再能聽見幾聲布穀鳥或是杜鵑鳥的啼叫，那不會將使我們這一類的異國旅人，活生生地感到了故鄉四月那樣的情景嗎？

是的呵，我的心上就會浮起過如是的感興的。那時正是一九二七年的秋天，從伊拉瓦底江上游的杰沙埠，搭車到緬甸舊京曼德里去的途中。我一面憑窗着車窗，瞧着熱帶陽光泛濫着的青綠原野，一面悄悄地唸着前人的田園詩章：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當戶轉分明，  
更無柳絮因風起，  
唯有葵花向日傾。」

然而，車窗外的異國田園，却是沒有柳絮，也沒有葵花，只看見亭亭靜立的椰樹，像在撐起傘，遮避日光那壓似的，在遠處的廟宇旁邊，人家屋角，疎疎落落地散綴着。鄉村寺院的佛塔，則常從芒果蔭中，伸出金光燦然的臉來，詫異地凝視着噴吐煤烟馳過平野的怪物。有着四隻高腳的農家小屋子，站在水牛或是草堆的旁邊，彷彿看見

火車來了，就要舉步奔逃的一般。

這是在四月的故鄉所不能看見的。

我的故鄉，曾經給古之人譽為「沃野千里，天富之國」的，若就水利的發達，種植的精良說來，無論如何是要超過緬甸的農業。像積着雨水的黃色水窪，與乎蓬生着荆棘林叢的地方，在成都的原野裏面，是尋也尋不出來，但在上緬甸却不時總會要從車窗上一瞥地望見的。

旅居騰越的時候，一般較有頭腦的青年，竟也有了這樣的意見：不論就哪一方面看，緬甸都要比雲南好些，進步些。這即是說，受外國人的統治，只是面子難過，實際上是有益處的。看了緬甸的城市，緬甸的道路，我是不能反駁他們的，但火車將我載着穿過一天一夜的上緬甸原野後，便覺得我是振振有辭的了。因為資本主義的統治者，最大的目的，是在貨物的推銷，原料的收集。至於為一千二百萬人口所賴以生存的農業，尚無暇加以改良和注意的。水利不修，荆未除，正是不足為怪的。

憑着車窗想着這類不愉快的事情，旅行的興趣，也就全然消失了，只有暫時把一切都付之遺忘，漫不經心地吹着口哨兒，欣賞着車內車外的異國情調。

這裏可以看見左衽衣衫的女人，這裏可以看見椎髮文身的男子……

然而，心裏總覺得環繞在車窗外的大地，總有一天會要冒着烟燄的。於今已有六七年了，留在心上的異國情調，許是早已消失，但冒着烟燄的事，似乎一想起，就仍舊確切地覺得，那是一定要來的呵。

## 關於情死

曙山

情死，這要依照現在一般的解說，當然是指男女間因婚姻不遂，相約「同死」而言的。若非同死，例如少年維特（Werther）那樣的由于單戀結果而「自殺」，便不得謂之「情死」。

這種慘劇，向以日本為最多。當我們每讀着日本的報紙雜誌和文藝作品時，往往看到滿紙上都是些「心中」「心中」的名詞，那就是指「男女相約同死」的而言，切莫誤認爲其是說什麼「心中的事情」。

不過這在我們中國人，也間或有不是這樣的說法，即他們也常把因情「自殺」而常做「情死」。且看吳德旋聞見錄內有云：「錢湘靈友劉芳，與姊顧橫波約爲夫婦，橫波後背約，而芳以情死，湘靈爲經紀其喪。」似此便好像把「自殺」與「情死」混而爲一吧。

說來關於人間的情死慘劇之發

生，這雖然是極悽慘，極悲痛，極可傷可憐的事，但是在另一種意義之下，尤其是在一般詩人文士的理想之中，却每每以爲是風流絕端的奇蹟，一遇機會便想嘗試一下呢。例如有名的德國詩人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及日本文豪有島武郎等，他們都是很勇敢的抱着戀人如此的同死，不已經是永遠的成爲世界文壇上的佳話嗎？

其實，這固然比愛之不得而自殺或殺人的行爲要高強許多，但從一種極正確又極真實的人生觀與社會觀上看起來，畢竟沒有什麼值得可以誇張的價值存在呢。說句笑話，如果當我有了一個極其愛好的戀人，但因其間確有種種的障礙而不易達我們的目的，而她或爲熱情所激來約我一同往燕子磯去「投江情死」時，則我必會由于貪生惡死的心裏生出一種無比的力量，當即毅然決然的予以拒絕而再加以慰勉的。換了話說，這也就是用

一種冷靜的理智以尅服那熱狂的感情！實則像我們的這些青年人，對於凡事也都應如此！

不幸得很，如今有些徘徊于愛與死的十字路口的青年男女們，却有不少些徒具有那麼熱狂的感情，而無何等冷靜的理智，因而似此情死的慘劇，也就常會聽到發生了。

遠且不講，單以今天（七月三十日）的中央日報上所載，就有兩件之多在遙遙的相對着。其一是寧波女子王月梅，因在上海北里中與同鄉男子陳夢玉結不解緣，終爲着環境惡劣，遂一同到江陰旅邸中吞芙蓉膏情死。結果，女雖死而男得救，卒致其幽明兩隔，遺恨無窮。其二是六合婦人陳黃氏，在京與龍潭人王世樑相戀，終因彼女變心而王某妬忿，遂約其到成賢旅館以利刀刺之又自戕。結果，女傷三刀而男則自傷四刀，現俱在醫院中尙命在旦夕。

固然，一個人是遲早要死的，但

像這樣雙雙的情死，到底有何意義呢？豈真生着得不到快樂，一死就能得到嗎？又與其把這種幸福求之于死後，實則是極渺茫而無從捉摸，何如鼓起勇氣而于此大千世界上，另去開闢一條出路呢？我不相信那些雙雙情死的人們，而于死後果能如某名著劇本中所說：

「我只願我們快走到墓穴裏，享受着那欣然同居的快樂。……

……假使，若不能以結婚來把

我們的身體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必須結合我們的靈魂，

即以我們的同死以達此目的。」

論理，似此情死在一般的社會文化問題的當中，也是一個值得人們須予以注意的問題吧。所以在東西學者與文士之間，有為關於情死而作歷史的研究以至文學的論述，確乎是很多很多。

現在先就日本說，只因其情死之多，獨步世界，于是其以「情死國產

論」或「情死日本獨占論」為主眼的著作，也就是洋洋大觀，殆無可比。茲姑以我所知的擇其主要者而言，約有：小林隆之助的情死考，山名正太郎的日本自殺情死紀，三田村齋魚的近松的心物——自由戀愛之復活，大道和一的情死之研究（刊于丁酉倫理講演集），布川靜瀟的情死之研究，及其倫理的觀察，三上參次的從歷史上所見自殺尤其是情死（載史學雜誌內），高田保馬的情死的新研究（載中央公論內），及田中香涯的江戸時代的男女關係，佐藤太平的日本民族戀愛史等。這一直到一九三一年為止，由于高田博士一文刊出後，引起長谷川（如是閑）氏在讀賣新聞上說「橫豎不出常識的圈套」，因而又有井口孝親的情死新論——情死之社會學的新研究（載中央公論內）之繼起，才說破了這在西洋各國也是常有的事情。

再就西洋各國說，他們大都把「

情死」叫做「由于戀愛而起的二重自殺。」例如在英語中則為「Double Suicide From Love」，在法語中則為「Youble Suicide par amour（或「D'amour」），在德語中則為「Doppelstund aus Liebe」等，皆可以譯為「情死」。又如著作，除以前舉克萊斯特為中心的各種外，他如莎翁（W. Shakespear）的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更非常著名。其外在犯罪學者，社會學者，統計學者，及文學者等的著述中，尤多至不可備舉。

總之這不但日本，實則在各國的社會統計中，莫不都有驚人的數字，只可惜我們至今還沒有人注意到此問題了。但在另一方面呢，却有不少很熱情的青年男女們，他們也想「跑到墓穴裏去以享受那欣然同居的快樂」！

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三十日

## 靳以的創作

祝秀俠

——評聖型及其它——

靳以的小說，大半都是描寫男女間的戀愛關係的。從他的作品裏，可以認識作者是一位典型的小資產階級，憂鬱，悲觀，容易感傷，但個性也相當的執拗。這些種種還未曾踏進社會裏的大學生型的小資產階級的氣習，流溢在他的每一篇創作裏，也構成了他創作的骨幹。

但作者對人生顯然是十分認真的，他有一般小資產階級追求幻想的美滿生活的情調，但他却不如一般小資產階級對人生抱着遊戲的態度，而是對人生看得十分的真實，因此他不能忍受任何的狙擊。

這，在靳以的創作裏，就反映出這樣的一種悲傷的面影。在聖型裏所包涵的幾篇重要的短篇，如聖型，溺，灰暈沉等，就全是從個人的傷感主義出發的戀愛的悲劇的描寫。

這幾篇創作，反復地表現出一個失戀者的心情，題材原是很狹窄的。但作者對於他自己創作的內容上的未能展開却并不是不知道的，在聖型的序上，他自己說過：

「我寫作的圈子太小，這是我一點也不否認的，因為我還沒有多走進社會裏面，可是我却盡了我的力量寫出真的情緒，甚至在寫著

的時候把淚落在紙上的時候也有。」

這原因，如作者所說「還沒多走進社會裏面」也是事實，但更重要的原因，我以為是在也如作者自己所表白的，「當我自身在最得意之中，也沒有把人生看得如何好；我早就知道了人生是什麼……孤獨的幽思使我的心成爲死灰」的這種頹喪的態度上。無疑的，作者是受了愛情上所給予的狙擊，他不能堅決地忍受這無關重要的創傷，把目光更清楚地認識社會的一切，而是儘在這痛苦的追憶中兜着圈子，把那「淡淡的陰影」，遮住了他見到的人生途上的光明。因之，他一切的題材，都是滿含着他的傷感情調，從安那，從彼得，從各個主人翁的嘴裏，行爲裏，來透發他的內心的酸楚。假如要從他創作的內容辨明他的傾向，我以為，在溺裡面彼得老人所彈出的一首歌，就是作者整個創作內容上的一篇提要。

作者對於藝術的態度，也如同他對人生的態度一樣是真實的，他沈醉在悲哀中，用他的真情訴述在他的作品裏，確是「盡了力量，寫出真的情緒」來，但這種真切始終是站在個人主義的藝術立場出發的，作者盡可能地訴述了以爲是淒切的悲哀，可是這種悲哀不是大衆所能感動的，叫出了以爲是窒息的苦悶，可是這種苦悶不是大衆所認爲重要的；反正一個人爲一個異性所愛，或者爲一個異性所棄，都是極其平凡的事情。結果，這用力寫出的真情緒，祇

能成爲個人的獨白。「厭倦了的舊調」，而作者所着力的，確可稱爲「優異」的表現的技巧，也就成爲一種濫調了。

且看作者對愛情打擊下的失意的人們，還提供了怎樣的方法。

「我能夠找着新的境界——這就是說我新近常是沉溺於美酒的。雖然我知道這嗜好對我的健康是多麼不好……但是若能自自然然地結束了這苦悶的生活不也是一件大幸事麼！

同時，在沉醉中，我可以暫時地忘記了這個世界，這個世界上的人。」——溺

「不要我喝酒做什麼呢？你要我活在這現實的日子裏時在忍着不可忍的苦麼？」——聖型

極其頹廢的，和一般脆弱的人們一樣，作者首先指示着祇有喝酒來忘記這個世界，忘記這個世界上的人。他三番四次的寫着：「願意在醉中過個無知無覺的生活」。

其次是流淚。

「有時候在空虛之中也惹着我流淚。但是最傷心的是夢後醒來，在黑茫茫的夜的手臂裏，有一絲絲椎心的刺痛。那時候我哭了」。

灰暈

「酒來了，於是我貪婪地呷一大口，不知什麼原因淚在眼裏滿起來。」——溺

再其次是埋怨女人。例如拿玩弄男性的女子作內容的濁之曇。又例如：沉裏面所寫的

「不是因爲窮，纔失去了心中所愛的女人？像你們這樣的女人，沒有錢該更不成了！……還是這樣的女人容易對付，因爲他們說是要錢的，像其他，裝成忸怩的樣子，使男人摸不清她們，用好聽的名詞說出她們的心願，稍有一點呆笨的人，就不能明白她們，這不就使傻男人陷在一個人扮演的悲劇之中麼？」——沉

喝酒，流淚，詛咒女人，便是作者灰暗的人生觀。

但這種態度，是徒然的。這只是表現了一個弱者的行爲。這種行爲對於社會是沒有意義的，對於讀者的影響是不健全的。

悲觀，悲觀，一百個悲觀也不能夠解決實在的問題。在現代的社會制度下，不單祇在戀愛方面，難得有完滿的解決，就在各方面，所遭受的不如意，也是一樣的！我們的歸究，不在女人，也不在金錢的本身，而是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上。站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上面的戀愛，已經失却了純潔的品質，而成爲一種商品買賣了。在這上面，一個女子爲都市所薰染，一個窮學生失戀，乃是很自然的事。所以我們必須明白我們的環境，我們的社會，才可以找出解決我們痛苦的方法，而喝酒，流淚，詛咒女人

，祇有使我們的日子更灰暗。

作者沒有更勇敢的去認識這戀愛的社會的質素，他所抱的執拗的意見就是他讚美彼得淮赤那幾句話：

「他懂得愛，知道爲愛犧牲，爲愛受苦。」

這是毫無意義的。在急激變動的現代，戀愛並不是人生的整個部分，一個人應該還有比戀愛更重要的任務，這種戀愛至上的人生觀祇適合存在於中古封建時代的範圍。同樣，在作品上，即使寫出如何哀婉頹測的故事，寫出有血有淚的真情，也是徒然的，熱情的浪漫斯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來讀少年維持之煩惱，茶花女，莎樂美，不過是承認其歷史上的價值而已，假如我們仍然閉起眼睛去摸索那天鵝絨似的溫軟的愛情，去描寫我們自己的身邊瑣事，去寫一個異性所給與我們的悲或樂的追憶，將是多麼的不重要。

但作者對於現社會的面目也不是全然忽視的，偶然在一段描寫上，也表示出不滿來，例如，在灰暈裏，他說過：「這社會是在握了金錢的魔鬼的統治之下」。甚至，灰暈這一篇，還是輕輕地用罪惡的都市來做背景的，它刻劃出一個把純潔的女子捲進去的現代都市的輪廓。但作者沒有再前一步去認識，他還是退在灰暗的角落裏去自語：

「想想這社會，想想這女人的本質，不是早就該躲在一旁，如與世無染的修士

嗎？——灰暈

他祇去「想想」這社會，所以終於不能不生出世之想了。

總之，作者對人生是懷着悲觀的，在他的創作上也一樣地反映出頹喪的內容。一切像籠在黃昏暮靄中似的。

關於他的歡喜用異國人來做作品中的人物的問題，有人以爲這是作者一種新穎的風格（見現代四月號王淑明君評聖型）這是不盡然的。作者爲什麼選用這樣的背景和人物呢？就是因爲這會更適合於他的羅曼諦克的悲劇的內容。作者不單祇採用了這種題材，而且還盡可能的摹倣了異國情調。有幾篇創作，例如聖型林莎，簡直是有點在看外國電影似的，然而，這并不是新穎的作風。不過是作者更巧妙地用來掩飾他內容上的陳舊重複，而藉着這「生疏的人物及其背景」來刺激讀者的視線的，其實在整個上看仍是一般的舊調而已。

王君又把「採取異域的題材」，和「描寫平常男女關係」拿來對立起來，加以判斷說：「綜觀作者在集裏所包含的幾個短篇來說，似乎比之採取着異域的題材，毋寧仍然是描寫着男女關係。」也費解的。所謂用外國的人物和背景，不過是作者所採用的一種藝術上的手法，至於內容作者多半是描寫男女關係的，如林莎，如聖型，難道不是在訴述着男女的關係嗎？王君拿表現的手法——技術，來



和作品內容對立起來，而且沒有從整個——內容與形式的整一上去認識斬以的作風是不該的。

四五年来，斬以對於自己創作的內容，可以說非無多大開展，從聖型到林莎仍舊是一模一樣的事情。

最後，我要像濁之曇裏面那女主人翁對年青的醫生所說的話一樣去希望作者：

「不要把男女間的事看得過於嚴重了，那麼你才可以得着活着的趣味，和人生的意義。」

文藝，不祇是用來抒發個人的悲思，更大的效用，還要顧到大衆的需要！

## 「筆端」前記

曹聚仁

民國十一年秋天，我孑然處在海濱的一角；大概爲了鄉愁的氣分太重，時常受一些文明人的揶揄，當時也頗有些氣憤。後來覺得孤獨也有深趣，常是深夜看書寫文章。其明年，在新開路吳寓做家庭教師，繼續這孤獨的生活；那三四年間，先後在覺悟學燈發表一些雜脛式的文章，有論文，有短評，有攷據，隨感錄之類，積聚起來，約莫二三十萬字；可是從不加以積聚。民國十四年以後，我耐着性做教書匠，幾乎不寫一個字；這樣沉默了六七年。

近幾年，忽然又有一點不安分起來；幾個不甘於寂寞

的中年人，集合攏來辦一種小刊物，這樣濤聲便登場了。那是民國二十年八月間的事。從那以後，我重新恢復深夜寫文章的舊脾氣，有時寫得很多很多；所寫的仍舊是雜脛式的，有論文，有短評，有攷據之類。這回，剪貼成冊，又約莫二三十萬字光景；到底是中年人了，曉得自己的影子也頗可留戀了！其中一部分，積聚在這小冊子裏的，大抵是雜感小品之類。金樓子立言篇云：「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慧，筆端而已。」我之於文，本來無所取義；即以「筆端」題名。

當國民革命軍北伐到浙江時，先父夢岐先生盡過國民分內應有的責任，他相信太陽真從東方出來了。不久，他就生了重病，臥床不能起；病榻與世間隔絕，不知政局有任何變化。他臨終那幾天，正當閻馮和中央軍在山東惡戰的時候；他還以爲黨的領袖仍是和碧雲寺謁靈時一樣和衷共濟。他問我時事種種，我假造一些消息告訴他，讓他把美麗的夢帶到墳墓中去。昔陸放翁晚年示兒詩：「死去元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死者既抱了這樣大希望，我想爲人子者，只能欺騙欺騙死者，讓他九泉瞑目吧。

我既立志欺騙死者，却乃不忍欺騙生者，白紙上寫黑字，總想忠實一點；因此，屋角上的老鴉，不免惹人頭痛。我又轉念：金鷄納霜味苦，外面裹一層糖衣，諱人家嚙

得下去。我又何必不裹一層糖衣呢！刪削又刪削，凡保留於筆端中的，已經沒有什麼苦味了。

人到中年，意緒消沉，自此以往，不會再寫這類帶點苦味的文字了！是爲記。

## 沒有比跳舞更偉大的藝術

李又燃

——偉大的女舞家 Duncan——

藝術崇高於一切。各種藝術，她們自己中間，則絕對沒有高低的存在；每種都能給我們以無限深的愛，每種都能使我們去無限深地愛她的。但如果歡喜說說這種藝術比那種是更其崇高的話呢，也可以；祇要根本意識着自己的主張只是一時的偏愛，決非像金子也似燒不爛的就好了。下面便是我的一時的偏愛。我愛說悲劇是更崇高於喜劇，因爲人生之究竟是悲劇，而倘若那個喜劇偉大於這一個，另一個比那個又更偉大些，就只由於那個接觸了悲劇（人生之究竟），而另一個是接觸得更深刻些。沒有一個偉大的喜劇家不就是偉大的悲劇家；且只說卓別麟吧，他何嘗真是所謂「滑稽大王」！再者，我愛說詩是更崇高於散文的；爲的是沒有一首地球炸裂時依然能存在的詩是散文的（單指內在力），而每篇不朽的散文（廣義的），總都是詩，沒有詩的形式而詩意是要顯透紙背的詩（一）。再者，我愛說音樂與跳舞是更崇高於——啊，我不多說自己

的話了，因爲一，我怕越多說紙背會越乾燥，二，各種藝術之間根本不應該也不能夠分別高下，三，我這文字是來介紹 Talora Duncan（鄧肯），這個無上偉大的女舞家，和優秀的音樂家 Tean-Baptist I. III（露麗）的。

露麗生於翡冷翠，十三歲到巴黎做廚房裏打雜的小孩，終於成爲法王路易十四時代聲名飛揚的大音樂家。他一生爲音樂而生活，最忠實於自己的藝術，親自訓練表現他的歌劇的演員和音樂家。倘若有懷亞鈴奏壞他的音樂，他會發怒到奪來那樂器向演奏者的背上敲破。（等到怒氣消失，他買一只比原來那只更值錢的懷亞鈴去貼償，並且請那被他敲得背脊發痛的不幸的音樂家一起吃飯。）有一天，他請演員們和音樂家們表現他的一個歌劇給他自己一個人獨自欣賞，因爲公演的觀衆對那個歌劇很冷淡，他氣死了。（後來路易十四聽到這消息，說道：露麗自己認爲是好的，那歌劇就應該必須地是好的了。而現在我們知道牠的是露麗的代表作：Armidu）

如今我來介紹鄧肯——但她已被介紹到中國了：先有林語堂先生的讀鄧肯自傳，這自傳本身又已經有于熙儉先生的全譯本和孫洵侯先生的摘譯本。而我組織這篇文字，就是要大家讀鄧肯自傳——景仰鄧肯，尊重跳舞藝術。

跳舞藝術，在中國被跳得不成藝術了！在中國，她跟着所有被金錢引入泥濘裏去滾的舞女們的墮落而一起被摧

殘，做了「獸」類發洩「人」慾之最直接的橋梁了！而她，在各種藝術裏，本是能够最直接地表現人類的情感與思想的，一如音樂！

音樂在中國也被摧殘着——在被京胡與（哭）妙根篤爺（二）之類摧殘着！所以我上面順便也介紹了露麗，希望這個大音樂家之有趣的故事，引起大家對於西洋音樂的興趣，拿京胡打死妙根篤爺，並且以懷亞鈴之類去賠償京胡！

末了，我回頭補充幾句話，倘有人問我們：

「什麼比藝術要崇高？」

我們答他：

「藝術！」

倘有人問我們：

「諸藝術間，哪一種更其崇高的？」

我們答他：

「這一種比那一種更崇高，那一種比這一種更崇高！」總之，藝術崇高於一切，諸藝術之間，則難分高下的。

但跳舞在中國，在更被摧殘着，我們就說「世上再沒有比跳舞更偉大的藝術……」，因為鄧肯說過「世上再沒有比彫塑更偉大的藝術……」，有一晚。

那晚成羣的柏林學生，請求她在路中演說，她必立在

馬車裏激動他們了，下面的話：

「世上再沒有比彫刻更偉大的藝術。可是你們愛藝術的人爲什麼允許那些可怕的魔像（指道路兩旁歷代帝王將相的像——譯者）站在你們京城的中間？瞧這些像！你們是學藝術的。如果你們真是學藝術的，今晚就得拿石頭毀掉他們。藝術？這些是藝術？不是！只是德皇的魔影。」（見孫譯柏林的旋風章。）

而我們崇拜鄧肯，第一就因爲她有這樣的思想與胆略！

但她的自傳，單說文字，也比小說更有趣，……比電影更冒險，……一本劃時代的傳記」了（見于譯導言章）。

（一）有人說盧騷的 *La Nouvelle Heloise* 的上半部，

熱情熱到 *Brûle le papier*（要燒起紙來）。

「詩意要濕透紙背的」這話，我是在模仿。

（二）這是一只最低級趣味的歌。在上海——中國文化中心點，像瘟疫一樣流行着，篤字是蘇州方言的字。

## 南國掇拾

斐兒

（一）

中國人在南洋是一種可恥的中間層的人物：剝削人而又被剝削於人。——是一種生活在夾板中的人物：爲帝國

主義資本家和土民們做中介人。他既不能在經濟上立於一種支配者的地位，也不能避免為剝削者的幫忙的蠹蟲。（被剝削者是土人和中國人中的出賣血汗者。）他倚靠歐，美的實業家的唾餘為生活，他也因此而造成一種特殊的勢力。（南洋一般的中國商人，是由歐，美的洋行中辦來貨物，以銷售於土人；又從土人手里購買工業品的原料，以運諸歐，美。）

自從日人高唱其「南進政策」之後，一種小商人販賣仲介人的爭奪戰便直接向華人開始。雖然這種打擊一時未能加給中國人以根基牢固的搖動，而顯出中國人的地位確是一種已被歷史造成的頑強勢力，然而這種特殊的地位無論如何終究是可恥的。什麼時候中國人方才能夠這種夾板式的生活解放出來呢？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不做一個幫忙的剝削的蠹蟲，而同時又不做一個被剝削者？

(二)

曾經有一次在旅行爪哇的途中，輪船里碰到一位荷蘭人與土人的混血兒的馬來青年。他的服裝整潔，胸上掛着一枚閃亮的殖民軍部的銀色徽章，海行三天，我們不交一語，（因為當時我的馬來語尚不夠應用。）然而我們在甲板上會晤的當兒，他總向着我微笑，我也報以點頭。上岸之後，又在行列車中偶然會見，於是我們握手了，相向點首微笑。

從這位青年的眉間可以看出一種淡淡的輕愁，他的年青的額上却刻上了幾條皺紋。是一種被民族的偏見所遺棄的棄兒的哀愁吧？還是由於一種殖民地的下級軍官的憂鬱？我固然是不得而知。然而我以一個次殖民地的被虐待者的憔悴的青年的臉孔，竟能徵受一種默然的熱意，終也不可不算是在一種國際的相互輕視下的青年人的另一種姿態罷？

這件事會使我發生過一個理想：我以為國際間的隔膜，如果能以言語互相貫通，使下級的人們及一切殖民地或半殖民的人民互相了解，則一個理想的世界是不難於趕快促成的。這種理想會刺激我去學習世界語，也使我努力和土人們親近。雖然世界語在生活匆忙中時讀時輟，而回國的結果也使我見少許多了解赤道的人們的機會。然而一個國際愛的味道可曾使我深深地嘗味，而這種美好的印象也可使我終身莫忘了。

(三)

人間世上曾刊載一篇大華烈士的南洋遊記，用一種幽默的筆調對於南洋事情做一點表面的敘述，據說頗使國內人感到一點「趣味」。一位南洋朋友看後曾對我說：「這種事在我們看來便屬平常，正如我們用一種南洋人的眼光來寫上海游記一樣，其結果將使南洋人看來驚異，而在上海人看來却是枯燥無味。」

是的，看慣了的事物是不能使人們的麻木的腦筋起着反應的。這正是人類所以常常被桎梏於傳統思想和偶像因襲中而不能自拔的緣故。

然而問題倒不在這里。問題是：對於一個地方和國度如果只做一種表面和淺薄的觀察，那結果的印象一定不深刻，而對於那地方的內在的精神，獨特的個性和做為基礎的本質一定探察不到。

這所以使我對於許多南洋遊記不能滿意的原因。

(四)

對於描寫南洋事物的文藝作品我同樣也有這種感覺。除遊記之外，我也讀到一些描劃南洋的小說和散文之類，終於不能在我的腦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和發生深情的同感，便是美國當代大文人馬克吐溫 Mark Twain 的一二篇描寫檀香山華僑的故事也不能使我滿意。（某法人的南洋殖民者曾著了一本馬來亞，是以獲得懷古爾獎金（？）而享得大名的。內容怎樣，因沒有讀到，我不知道。）倒是一二篇由南洋土人描寫出來的小說，帶着原始性的簡潔而有力的筆調的，使我讀後能發生深切的感動。

私心里會有一種意見：以為一篇南洋作物的成功與否，不只關係於她的內容上的鮮明性，也是關係於她的描寫技術——即形式上的鮮明性。我是相信內容與形式的統一論者的；不然一篇赤道作品便將失去她的赤道性的靈魂。

而形式的不配合將使這篇作品歸於萎靡和無力。

我和寫南洋文藝的朋友是常常這樣互相砥礪着。我也日日在找求描劃南洋作品的內容和形式——即技巧。這使我越來越不敢輕易於寫作文藝作品。（這里指的是小說。）

(五)

靜靜的頓河的帶有原始性的有力的描寫常常使我神往。這不單是哥薩克們的生活型式有點類似赤道上人的生活，並且是因爲那種簡潔而有力的原始性的描寫手法最足表現這類人的生活型式。

同樣地我也讀到一本描寫非洲土人的生活的小說露都亞納。這本書的成功深深地使我受其感動。這不只是因爲這本書對於非洲的黑人的生活精神，有深刻的了解和有力的描寫，（因爲根本作者便是一位黑白種人的混血兒。）也是由於文字的帶有一種迷人的赤道神秘性和詩音味的緣故。

記得去年讀完這本書時，曾在書末題上這樣的字句：

「無意間買到和讀完了這部好書，真是想不到。文筆的秀麗，格調的明快，黑人的動人的風俗，心情、景物和傳說的描寫，令人感覺興趣不少！尤其是，作爲一個弱小民族的不平的叫喊，實是不可多得，雖然反抗的行動尚未被激起來。「白種人，怎樣令人憎恨和討厭呵！」你能從這本書里得到這個概念的。」

文句簡潔美麗，帶有詩味，很合我的胃口；有些句子，我甚至會想是我的。譯者李劫人先生加上的題目，我甚歡喜，這些，有一天，我當學習牠們。

一九三三，八，二十二，晚一時半讀完。失眠時。

好吧，這便算我讀過的描寫赤道事物的最好的一本書吧！當秋涼來到，我想應該細心地來把牠再讀一遍，我希望我能把牠的優點舉出來貢獻於南洋友人之前。

(六)

同樣地，時代漫畫第七期鄭光漢君的一幅墾荒者的漫畫，也是深足代表南國人的開天闢地的精神的。那有力的臂膊，那野性的面孔，那身邊的蛇，那屋後的草屋貼上中國式的紅對聯，有巨大的樹幹和叢茂的野草，……是非深悉南國精神的人所能繪畫出來的，雖然那里面還欠更有力和更深刻的描寫。

凡一切藝術部門都有同一性的。我當從許多描劃南洋事物的文學，繪畫，彫刻，和電影……等部門里學習我的手法。我也同樣以之勉勵於南國從事藝術的朋友們。

(七)

是的，南國人的最優美的和最應該被稱讚的精神便是表現着人類的偉大的力量，一種開天闢地的偉大的力量。

試想，在毒蛇猛獸野莽叢林和蠻荒瘴氣與赤道的炎熱中把生命和自然反抗：斬荆棘，闢草萊，終至把荒野化為

熟地，而建立上人類的國土，這種精神豈不偉大？豈是一般持鎗的，打着算盤的，握着筆桿的，和高高地站在人類的塔尖者所能比擬？

當森林被斬成白地，墾荒者用火燃着這些斬獲物的時候，一陣火燄冲天，黑煙四冒，我便深深地被感動、而感嘆這種人類精神的偉大和崇高。

讓我們頌讚這種偉大崇高的人類精神吧，時代的藝術家們！

「警報」——一名「退水以後」 春夫

人物：

翁……六十五 桂生……二十

炳坤……二十八 慶階……三十五

少婦……二十四 局員甲……三十六

福生……十五 局員乙……二十九

巧兒……十二 農民2, 3, 4, 5

嬰兒 大嬸……三十

時間：一九三一年七月中旬

地點：馬公堤徐家灣一民家

翁 (從外面回來) 福兒到那裏去了？

少婦 同他爹到隄上去了。

翁 同他爹去了還好，我當他又帶起巧兒頑水去了哩。固然這年頭懂得水性的也佔便宜的。

少婦 那孩子真歡喜頑水，差不多就沒有法子管住他，公公，隄上的水怎麼樣了，不是退了一點嗎？(她一面做着針

線)

翁 又退了一點了。(坐下來喝茶揩揩汗)

少婦 退了一點就好了。

(曹桂生提了一籃魚進來。)

翁 啊呀，桂生來了。

婦 曹大叔進來坐啊。

桂生 老伯伯送幾條魚給你們吃。

翁 怎麼，這麼許多鮮魚，買來的嗎？

生 這年頭還有錢買鮮魚吃哩；我們自己塘裏養的，今天都車上來了。

婦 爲什麼要車上來？！

生 爸爸說，不車上來，回頭堤坍了，反正都要走掉的。

翁 唔，你爸爸不含糊，這樣早就見機了。

婦 不是堤水退了些嗎？

生 退是退了些。不過這里退了，那里就漲了，還不是一樣，聽說這幾天折春的堤坍了

十幾處哩。

翁 折春坍了十幾處堤嗎？不得了，不得了，折春坍了，我們這里是很危險的。

生 可不是，爸爸說要把家裏東西都搬到高地方去呢。

(望一望) 炳哥呢？他到那裏去了？

翁 同水利局的人看水去了。

生 對哪，他這些日子忙咧。他真是一個肯做公益事的人，我爸爸常常稱讚他的。

婦 這些日子，他爲着隄防的事，時常到水利局跑跑，人家都以爲他一定有什麼好處，不曉得他連家裏幾塊門板都搬起去了。

生 這是爲大家的事啊，大家都曉得他的。

翁 (指外面) 瞧，炳坤不是同

婦 回來了嗎？

生 水利局的幾個人也來了。



生 (向外面招呼) 喂，炳哥。  
炳坤 (急走幾步) 「啊」桂弟，正要找你。  
婦 他送一籃鮮魚來了。  
生 我們家的塘車乾了。  
坤 真是多謝，我這幾天忙得很，沒有來看老伯伯，老伯伯好嗎？  
生 他老人家反正是那個樣子，他說人上七十是早晨不曉得晚上的。  
翁 咳，我們上年紀的人還不是和住在隄下的人一樣也是早晨不曉得的晚上的哩。  
坤 不過，人是誰也不能不老的，隄是可以使牠不坍的，桂弟，你說對不對？  
生 對哪，隄是人造成的啊。  
坤 (招呼外面的人進來) 再進來坐一坐罷。幾位先生今天也跑得够苦了。隄防局的局員兩人進來。他們倚着傘，

翁 揩着汗。  
翁 幾位先生辛苦了。  
局員甲 沒有什麼？  
局員乙 倒是在你們府上擾擾了好幾次哩。  
翁 不要客氣，替我們老百姓做事的先生們祇要不嫌簡慢，我們總是歡迎的。  
婦 (獻茶) 請用茶。  
局員甲 謝謝，我們正口渴得很。天氣這樣悶熱的，恐怕又要下雨哩。  
翁 一定的(指遠方) 瞧隄那面不是已經有了雨脚了嗎？  
桂生 雨快要來了。  
局員乙 這年頭做天也真是難，照這樣悶熱的誰也望他下一點雨，可是一下雨河水就要漲起來了。  
坤 (自己揩了一個面之後換了一盆水打了幾個手巾把子給他們。) 兩位先生揩揩面

吧。  
局員甲 謝謝。  
翁 兩位先生看這趟的大水不要緊嗎？  
局員乙 (搖搖頭) 很難說的。假使各處的隄工注意得早些原不要緊的，就壞在注意得太遲了。  
局員甲 (揩過面後) 就是注意得遲了些，假使能够很快的治標也好些。  
生 什麼叫「治標」先生？  
局員甲 喏，就是要能够很快把不夠高不夠厚的隄加高起來，加厚起來，把隄坡太陡的弄平些，底子打打得牢，泥築緊些。  
翁 (憂慮地) 那麼爲什麼不能够那樣辦呢？  
局員甲 爲什麼不能夠？沒有錢哪，天下事都非錢不行，比方這一帶隄工本來預算五萬塊

的，至今還祇領得五千塊錢。你看怎麼能辦事呢？人手不足，工料又不够，工程就祇好麻麻胡胡了。

乙 那邊張公隄連買麻袋的錢都得向商家借的。

翁 唉，不是我們每年還糧的時候都要收隄防附加稅嗎？三十六縣的隄指不能算少哇？堤款雖然收得不少，能作用的不多，有什麼辦法呢？

甲 地方上聽得有一說，堤工局把堤款挪去做鴉片烟生意去了，有這話嗎？

生 桂生。

乙 翁 沒有關係，我們不過是小職員，這些事我們也不曉得，我想不會有那樣荒唐的人罷。

翁 做官的人誰好誰歹都不要去管牠，祇要求得堤不坍，我們做老百姓不至於都變成魚

就好了。真是萬幸，這幾天水不是退了好些嗎？

乙 退了一天多了。

婦 (吐了一口氣) 今年恐怕是逃出這一關了。

甲 還不能安心得那樣早，你們都以爲水退了一點就沒有危險嗎？不曉得越是水退的時候危險就越多，越要加緊隄防。像周家灣那樣，六月十五那天水已經退許多，大家都以爲危險過了，丟起了打樁的東西都走了。及至十七那天的半晚上隄身就慢慢地向下面沉，要不是發覺得早，那一段堤可早倒掉了。

翁們 (緊張) 啊呀，危險！

乙 我們這里也很危險，剛才視察新堤那一帶的時候看見有的地方因爲從前他們做事太敷衍，堤脚打得太壞，現在

也已經有陷下去的樣子了。

翁 (及桂生們驚) 哦！

坤 靠土地角的那一帶開了這麼七八分寬一兩丈長的坼。

翁 嚶呀，

生 怎麼不早留神呢？

坤 昨天我走過那里還沒有看見。是今天才看見的。

婦 先生 那那可怎麼好呢？

甲 那一帶的土質不好，也得趕快打樁用麻袋石頭把牠填滿。再加上蘆蓆，蘆柴一類的東西去保護牠，才不會坍下去的。

翁 先生們就該趕快這麼辦哪。

乙 趕快辦，說得那麼容易，我不是早向局長說過的嗎？局長說不要緊的。他算了一個卦說水快要退的。後來果然就退了一些了，他對我說「怎麼樣，不是退了嗎？」就好像他有先見之明似的。

甲 你知道局長做事是不憑科學專憑運氣，要不是運氣好，他那樣的人真發不了那樣的財。

乙 上面款子已經發得不够，他自己又要節省些，就祇好專靠運氣了，讓這樣的人管堤防真有點拿老百姓命開頑笑，你看他這幾天看見水退了一點不是早帶起姨太太上省城去了嗎？

乙 翁 怎麼局長不在這里了啊？

乙 不在了，他把公事託付了一個秘書又不給實權給他，我們有什麼建議或是要領什麼東西他都不能作主。

甲 這好像真正是我們的運命似的見得到的沒有權有權的見不到。前些日子水漲的時候，我去領麻袋木桶的時候他也說等明天好不好？我氣極了也回他一句。我說：

大家 一請局長去和大水交涉一下要他明天再漲好不好？」

（笑了）哈哈。說得一點不錯。

翁 那麼假使今天晚上水又回頭了怎麼辦呢？

甲 局裏是毫無辦法。因為局長壓根兒就沒有準備水會回頭的。

乙 哈哈。

翁 噯呀，我們的身家性命真是開頑笑的啊。

生 爸爸叫我們把塘裏魚車上來，倒真是有先見之明了。

翁 可不是。

婦 噯呀，福兒巧兒怎麼還不回來呀，要死我們死在一道好哪。

乙 那倒不必那樣着急，這幾天大約不要緊的。局長說禮拜一回來等他回來我們再苦苦地向他們說好哪。

坤 看起來靠局長反正是沒有用的，我們祇能靠自己了。

——轟轟的雷聲——

甲 啊呀，響雷了。我們走了罷。

乙 （拿起傘起身）擾擾你們好半天。

翁 不要客氣。真是先生們難得來的。

甲 阿炳，明天你再到局裏來一下，我們去看看劉家灣去罷，現在真要靠你們老百姓自己當心了。

坤 好的（起身送他們出門）

婦 好了，好了，福兒回來了。啊呀，大嬸也來了。

桂生 老伯伯我走了。

少婦 那有的事。自然是在這兒吃了晚飯去。

生 不，爸爸等着我吃飯哩。

婦 謝謝你了，桂哥。

翁 拜上你爸爸。說我明天來看

他。

生 爸爸早想請伯伯過去坐坐，趁這幾天有鮮魚可以多喝幾杯酒。福兒（跑去一把抱住桂生）桂叔不要走。

雷聲——

桂生 你聽，雷響了，快要下雨了。我要趕回去把晒着的豆子收起來。

翁 你們家裏真預備得早。

桂生 今年有沒有收穫雖不曉得，預備總得預備的，啊，少陪了。（他走了）

少婦 咦，大嬸，怎麼不進來坐啊？

大嬸 等一等巧姑娘。（向外叫）巧姑娘，巧姑娘！（一面進來）

少婦 怎麼巧兒又到你那兒去了嗎？

大嬸 他們在隄上看築隄，心窩去買肉回來帶他們到我家的。

婦 這麼大孩子專在外面頑，晚飯也不回來吃。

巧兒 媽，我們在大嬸家裏吃過晚飯了。

婦 怎麼？大嫂子你家裏晚飯吃得這樣早？

婦 今天家裏有點事。

福兒 公公大嬸家裏今天請客，菜真好吃。

翁 請誰啊？

婦 他大伯今天請鎮上劉二老爺吃飯。

坤 什麼劉二老爺。

婦 就是開劉順昌雜貨店的。

（少婦到廚房）

坤 哦，你是說那劉二老虎啊。

我說什麼劉二老爺哩。媽的，那傢伙專門盤剝重利，販賣仇貨，做些不要良心的事。他和周局長勾結得很好，這趙修堤的材料多半是他包辦的，他又捨不得化本

錢，糊里糊塗弄些東西湊數，周局長呢，貪他的貨包得便宜，也不管築出來的堤

牢不牢，真是些混帳東西。劉二的爸爸是挑雜貨担出身的。小時候我們很要好，自從劉二發了財我們就不來往

了。

炳坤 大嫂，菊生哥請劉二老虎吃飯幹嗎呀？

你忘了去年春上你菊生哥除了劉順昌幾担肥田糞嗎？還有今年三月間給春田娶親的時候，也還賒了他一點南貨沒有給錢，最近他叫帳房來催

逼過幾次，說再不還就要牽我家的牛。今天他順便地又來討債你菊生哥沒有法子祇好請他吃飯，求他展期到八月

節。

坤 他肯不肯呢？

他不肯，他說不能約的那樣

節。

坤 他肯不肯呢？

他不肯，他說不能約的那樣

遠的日子，現在水雖然退了  
些，到八月還要大起來的。  
那時候這地方還有沒有也說  
不定呢？

坤 唔，錯是不错，每年的水位  
是八月裏頂高，但是他算得  
這樣狠毒，曉得堤是一定要  
坍的，趁趁得沒有坍以前趕  
快要債嗎？

翁 媽的。假使堤真是坍了。他又  
有什麼好處，積下的幾個作  
孽錢還不是也要給衝掉嗎？

坤 不，堤坍了，吃虧的是我們  
住在隄下的人。他們是吃不  
了虧的。錢存在省城的銀行  
裏，穀存在高地方的倉裏，  
也許要趁着大水大火地來撈  
一批吧。

雷聲，天色漸漸黑起來（少婦出  
來預備吃飯）

婦 啊呀，我要回去了大雨要來  
了（她很有些難爲情的）

婦 不要緊，坐一坐，再在我們  
這兒吃點鮮魚去。

婦 那來的鮮魚啊？

婦 桂生送來的。他們家的塘車  
乾了。

婦 哦，不過我吃不了。

坤 （要出去的樣子）把那頂帽  
子拿給我。

婦 吃飯了，還出去幹什麼？

坤 不成。你看那邊已經下着那  
麼大的雨，今晚大水假使回  
頭，新隄這一段一定要出危  
險的。我想再到土地廟那邊  
去看看（少婦又到廚房去  
了）

翁 吃過飯再去也不要緊。

婦 哦，炳叔！菊哥拜上你，現  
在劉二虎還等在家裏說至少  
要給他五塊錢，家裏前些日  
子賣去了幾石自己吃的穀子  
還剩了三塊錢，今天請客用  
去了一塊多錢，他想問你借

兩三塊錢湊一湊不曉得你有  
沒有？

坤 大嫂不湊巧得很，我身上  
這幾天一個錢也沒有。我吃  
過飯替你向朋友家裏借去，  
你放心。借到了我就一直上  
你家裏來，就是今天沒有，  
至遲明天一定可以辦到的。

婦 好，那就拜託你了

翁 現在真不成一個世界，鄉下  
人家要想找一塊錢都不是容  
易的事。少婦從廚房內端食  
物出來，

婦 好，謝謝炳叔，叔公，炳嫂  
，我走了。

婦 真是不要吃一點鮮魚去嗎？

振兒 （拉住她手）大嫂吃一點鮮  
魚去。媽媽，大嫂剛才祇吃  
一點點飯。

大嫂 你想家裏有要債的怎麼吃得  
下飯呢？

婦 那末吃一點飯去。

婦 不成，他不知道在家裏等得

多苦了。

婦 那末福兒，你送一送大嬸。

福生 好。

婦 不要送。福生，你再吃點飯

。伯伯少陪了。

翁 告訴菊生，實在沒有辦法

，我還有幾兩銀子存在乾昌的。

婦 謝謝伯伯，我想多半是湊得

起的。（剛一出門閃電一過雷聲隆隆，降下些粗的雨點了。）

婦 啊呀，你們快點收衣，已經

下雨了。（下去了）

婦 啊呀，福兒，快來幫忙收衣

。今天好大的雨呀，（匆匆與兒女輩收了衣進來都去在牀上，小孩子在牀上哭）

婦 弟弟醒了，巧兒，你飯吃了

，快去帶弟弟。

巧兒 好，（拍着牀上的孩子）哦

，哦哦哦在吃着飯的老翁和他兒子炳坤這樣對話着：

今天這一陣暴雨願很快的過去纔好，

（望着天邊搖搖頭）很難講

。勢子來得不小。弄得不好

這一帶一定要出危險的。

（吃着飯）假使有危險可往

那里逃哇？

……

我們家住在這裏好幾代了，一來沒有地方逃，二來我也不願意逃。我是預備死守在這個地方的。

……

雷電交作

快點吃飯罷，想什麼呀。

（忽停湊起身，開燃馬燈）

我去了

還到那兒去啊？

先到桂生那兒再到新堤那邊去。

婦 明天去也不要緊。

坤 明天去？你可曉得今天晚上是多緊要！

福生 爸爸我同去

坤 你不要去。你在家陪你公公

，我就回來了。（他出去）

福生 （搬一個竹牀鋪下）公公，

我們在這兒乘涼好不好？

唔。

婦 （獻茶）公公喝茶。福兒巧

兒喝茶

福生 （與巧兒）媽媽擺在那兒。

公公，坐到這里來，把昨天

晚上的故事說給我們聽。

婦 不要睡在門口，回頭雨大了

要關門的。

福生 媽，不要緊雨要停的。

婦 （罵巧兒）一天到晚在外面

，快到後面去洗一個澡罷。

巧 不，媽媽我要聽公公講故

事。去洗洗澡再來聽呀。

巧 不，聽過再去洗澡。  
你還要同媽媽強嗎？

翁 (慈愛地) 好，我講，我講。  
聽過了可不許再要聽了。

巧福兒 好的。

——雷雨——

翁 (坐近他們) 坐過去一點。  
喝了一口茶(巧兒趕來靠近翁坐下) 我昨天晚上講到那  
里了？

福 昨天晚上公公是講修黃河隄  
的故事。說有一年黃河決口  
了，一個修隄的總督派許多  
工人去修隄，修好了又坍了  
，修好了又坍了，總是合不  
攏來。……後來尋了一個什  
麼叫「黨得住」的……

翁 對哪。黃河也像我們這條河  
一樣每年都鬧水災。

福生 世界上祇有我們這兩條河嗎  
？

翁 不，公公也不大曉得。不過  
據說多得很多。

福生 也每年都要發大水嗎？  
有的也發大水的，不過那是  
很稀見的事，沒有像我們這  
樣每年都來這一套的。那天  
那個隄工局的人不在這里談  
起嗎？有一個叫什麼國的，  
國土比海水還要低，正像我  
們住在隄下的一樣。

福生 巧兒，哦呀，那若是隄一坍  
，不是一國的人都死了嗎？  
可是爲的他們會治水，所以  
反而沒有什麼水災。

翁 哦，我以爲凡是河總是會發  
大水的哩。

福生 不是的，完全看人力及不及  
的。

翁 公公，你快些說那個黨得住。  
唔，你們聽。黃河每年都發  
大水，前清的時候。每年都  
化一筆很大的錢來修堤。有

巧兒 時候多到千把萬。  
那來那麼許多錢啦？  
還不是都從老百姓身上捐來  
的。所以專管這事的河台是  
一個肥缺

福生 什麼叫肥缺！公公？  
就是油水挺多，可以大批大  
批地措油的意思。(他注意  
外面) 啊呀，好雨：——有  
一年又發大水了，一處的河  
隄決口了。啊呀，大水一衝  
不知道淹死了多少人，河台  
派許多人去修去從雨裏把木  
椿打好，鉛絲紮好，然後用  
麻袋啊，石頭啊，蘆蓆，蘆  
柴這類的東西填上去，辦法  
都和我们差不多，可是因爲  
水勢太大了，修好又坍了，  
修好又坍了，總不能「合壘  
」。河台不得了，殺豬宰羊  
去祭龍王，晚上這位河台就  
做了一個夢

福生 (熱心地) 得了一個什麼夢？公公。

翁 夢見一個人寫上了四句話告訴他就不見了。

福生 四句什麼話呀？

翁 那是「黃河天上來，奔流到海去。若要想合壘，除非黨得住」。第二天河台一查隄工的名冊果然有一個人姓黨名字叫得住，他趕快把他叫來，很恭敬地款待他，姓黨的莫名其妙。後來河台把意思告訴他。——說是要請他在合壘的時候站在水裏面。那不是叫他死嗎？公公！

翁 是呀。

福 姓黨的說他生下來的時候四

庫俱全又兼雙龍出洞，有八台的福分。八字太好了，但是又有一點「犯浮沉」呢？

巧兒 什麼叫「犯浮沉」呢？

福兒 這也不曉得，「犯浮沉」就

是「犯水厄」呀。你不是犯水厄嗎？當心點你不要掉到水裏去了。

巧兒 你自己一天到晚在水裏頭，纔要當心哩。

福兒 不要鬧，聽公公講。姓黨的還怎麼啊，公公？

翁 姓黨的說。因為那樣所以他的爸爸媽媽就給他取名叫「黨得住」。是壓住這個八字的意思。……(外面風雨益極少婦關門)

福巧 哦，

但是他呢。生在那樣窮人家裡到現在還是個一品大百姓，每天拿着鋤頭「臉朝黃泥背朝天」的做生活，找不出什麼出頭的日子。他正疑心那算八字的是說鬼話，但現在河台大人這麼一說，他想到至少「犯浮沉」的話是準的了。併且「做官，做官」也

無非給老百姓出他力，那樣的一個鄉下人，一輩子也沒有一個給大家出力的好機會，假使真像河台說的「祇要

他一站在水裏面，隄就可以合壘」，那麼他雖死了却救了無數萬的老百姓，他黨得沒有比這樣死得再值多的了，他就答應了河台的話。不過他要河台允許了他一個條件，那就是讓他來坐一坐他那乘八人轎。

福生 這是應該的。

這河台也肯了。第二天河台給黨得住穿上他的衣服坐上他的八人轎，前呼後擁地送到隄榜邊，那時候，兩邊築隄的剛要合壘，一個大浪衝起來，填好的泥又衝掉了。姓黨的大叫一聲「我黨得住來了」，對缺口裏一跳兩邊几千個築隄工人一齊把麻



袋往他身上堆。一會兒隄就了，姓黨的也埋在隄底下壘合了。

福生 (感嘆) 哦呀，大家應該感謝那姓黨的呀。

翁 是呀，後來老百姓就在那隄邊修了一座專門記念他的廟。——實在我們現在還不是——一樣？要想保我們自己的身家性命祇能靠我們把自己的骨頭向缺口裏填哩。

福巧

婦

(她把碗筷拿了到廚房說好，發衣服，打好水之後聽了翁的半段故事，看了兒女們那樣熱心的樣子) 好了，這下該去洗澡了吧。水也替你們預備好了。

巧兒

翁

公公，這故事是真的嗎？怎麼不真，至今隄隄還有用人來合壘的呢。

婦

不要再問了，快洗澡去，洗

了澡再請公公講故事。

巧兒

(很勉強的要走，但很嫉妒地) 哥哥呢？他不洗嗎？

福兒

得了，別管我了。我在河裏洗過了。(巧兒將下)

翁

福兒真是你也別老在河裏頑水了。這幾天水一定要漲的起來了，那可不是頑的。你聽好大的雨。外面敲門甚急。桂生急跑進來。

生

伯伯，炳哥剛纔在路上碰了我。我想法幾塊錢，我自己也沒有。這是向我大人借的。三塊錢，交給你老人家收下吧。

翁

謝謝你。這是濟我們菊生的急的。

婦

他自己呢？這麼大的雨又到那裏去了？

桂生

到新隄那邊去了。

翁

你剛纔是不是走隄上來的？我就是隄上碰見炳哥的。

水漲了沒有？

翁

晚上看不見，不過漲是漲定了的。農民叫王慶階的跑進來。

生

炳哥在家嗎？

王

不在。

婦

不得了，我們那邊田裏進水了。想必新隄這邊靠不住。

王

我們趕快去報隄防局啊。

桂生

我去過，局長不在，晚上沒有人辦公。

桂生

糟糕：這怎麼得了。農民二二三陸續到這裏來。都問：「炳坤在家嗎？」

翁

剛到隄上去了。農民二三四等，今晚恐怕很危險。

桂生

媽的，局長不在，秘書不負責任，我們都交給誰啊！農民等(在外)啊呀，炳哥跑來了，怎麼啦？炳哥！

炳坤

快些各回家去預備東西去搶險去，土地廟那邊的隄已經

有這麼大一個洞了。隄上的  
拆也大起來。快些！快些！  
我已經告訴巡邏隊了。

——遠遠地一陣驚人的鑼聲——

農民們啊呀？怎麼得了。（各人

紛紛跑回去了）

婦

（抱住炳坤）噯呀，怎麼辦？

炳坤

拉着我有什麼辦法：快些抱

着孩子逃到樓上去呀。爸爸

你也上去吧。

翁

不，我也把這條老命同大水

拚了罷。（點起預備好的火

把）

福兒

爸爸，我也去。我要做「攔

得住」去！

炳坤

（捲起一牀被）拿了這個同

我去。

福兒

拿棉絮幹什麼？爸爸。

坤

蠢東西，去塞洞啊。快！外

面鑼聲愈緊，並且四處呼應

。剛才那些農民各拿火把鋤

頭土筐來會。

桂生

炳哥，來了。

坤

走啊，我們今晚不是勝利就

是死啊，羣衆（和着）走啊

！一方少婦拖着哭哭啼啼的

孩子上樓去。媽呀，「媽呀

」地慘然入耳她幾個箱子也

那樣被母女們協力地從扶梯

上爬上樓去。門外但見火光

萬點，紛紛向隄那邊衝去。

雷聲，吶喊聲，水聲，鑼聲

鬧成慘烈的一片，象徵這國

家的民衆對自然力的苦鬥。

——幕——

### 編者啟事一

投稿諸君注意：來稿未附郵票或稿端註明「附  
郵×分」而實未附者，不用時恕不退還

### 編者啟事二

本刊收到小說詩歌稿太多，論文則絕無。地方  
通訊亦感缺乏，此後希望投稿諸君斟酌，如蒙賜以  
本刊所缺乏之稿件，特別歡迎。

### 編者啟事三

本期所刊劇本太長，但不便分次刊載，故暫將  
耶穌續稿停止。

### 編者啟事四

本刊第三期因初送審查，手續生疏，致影響出  
版日期，遲出兩天，當希讀者原諒為幸。